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資治通鑑前編卷十七八

詳校官編修臣潘廷筠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臣倉聖脈

校對官編修臣陳昌齊

謄録監生臣蔡國瑚

資治通鑑前編卷十七

宋　金履祥　編

周敬王十有五年三月辛亥朔日有食之王使人殺王子朝於楚於越入吳

於越猶言邾婁荀子有于越作于越者非陳氏曰向曰越人今曰於越復從其舊號也越未有聞也貽定之春秋吳楚爭而復越入中國會於瑣也越常辭過始凡於經而亟稱人後三十年而入吳不復稱人與晉楚之初春秋未以敵言之戰於郯也則楚稱子與吳越之初春秋未以敵言之戰於柏舉也則吳稱子與蔡於吳越終春秋不以敵言之也是故越入吳書吳入越不書

魯陽虎

因季孫斯左氏曰陽虎因季桓子及公父文伯而逐仲梁懷殺公何藐盟桓子於稷門之内大詛逐公父歜及秦遄皆奔齊

楚子入於郢左氏曰賞鬬辛王孫由于王孫圉鍾建鬬巢申包胥王孫賈宋木鬬懷子西曰請舍懷也王曰大德滅小怨道也申包胥曰吾為君非為身也君既定矣又何求遂逃賞王將嫁季芊季芊曰所以為女子遠丈夫也鍾建負我矣以妻鍾建以為樂尹

燕平公卒簡公立

魯曾參生

十有六年鄭游速帥師滅許以許男斯歸

鄭寇胥靡等六邑晉人入戍城胥靡冬王處於姑蕕左氏曰周儋翩率王子朝之徒因鄭人將以作亂於周鄭子是乎伐馮滑胥靡負黍狐人闕外晉閻沒戍周且城胥靡天王處於姑蕕辟儋翩之亂也

十有七年儋翩入於儀栗以叛單子

劉子敗尹氏于窮谷齊侯鄭伯盟于鹹左氏曰齊侯鄭伯盟于鹹徵會于衛衛侯欲叛晉諸大夫不可使北宮結如齊而私于齊侯曰執結以侵我齊侯從之 陳氏曰此特相盟也特相盟自齊桓以來未之有也于是再見諸侯無主盟矣是故石門志諸侯之合也鹹志諸侯之判也齊人執衛行人北宮結以侵衛齊侯衛侯盟于沙齊國夏伐魯西鄙左氏曰齊人歸鄆陽關陽虎居之以為政齊國夏伐我陽虎御季桓子公斂處父御孟懿子將宵軍齊師齊師聞之墮伏而待之處父曰虎不圖禍而必死苫夷曰虎陷二子于難不待有司余必殺女虎懼乃還不敗王入于王城左氏曰單子劉子逆王子慶氏晉籍秦送王王入于王城十有八年單子伐穀城簡城劉子伐儀栗盂曹靖公卒子伯

陽嗣陳懷公卒于吳國人立其子越是為閔公　史記曰吳復召懷公懷公恐如吳吳怒其前不往留之因卒吳陳乃立懷公之子越晉士鞅帥師侵鄭遂侵衛左氏曰晉師將盟衛侯于鄟澤趙簡子曰羣臣誰敢盟衛君者涉佗成及盟之衛人請執牛耳涉佗捘衛侯之手及捥衛侯怒歸而叛晉晉人請改盟弗許

魯陽虎攻三家弗克奔齊左氏曰季寤公鉏極公山不狃皆不得志于季氏叔孫輒無寵于叔孫氏叔仲志不得志于魯故五人因陽虎陽虎欲去三桓以季寤更季氏以叔孫輒更叔孫氏已更孟氏冬十月壬辰將享季氏于蒲圃而殺之戒都車曰癸巳至公斂處父告孟孫曰季氏戒都車何故孟孫曰吾弗聞處父曰然則亂也必及于子備諸以壬辰為期陽虎前驅林楚御桓子虞人以鈹楯夾之陽越殿將如蒲圃桓子咋謂林楚曰而先皆季氏之良也爾以是繼之

對曰臣聞命後陽虎為政違之徵死桓子曰而能以我適孟氏乎對曰不敢愛死懼不免生桓子曰往也孟氏選圉人之壯者三百人以為公期築室於門外林楚怒馬及衢而騁陽越射之不中築者闔門有自門間射陽越殺之陽虎劫公與武叔以伐孟氏公斂處父帥成人自上東門入與陽氏戰於南門之內又戰於棘下陽氏敗陽虎說甲如公宮取寶玉大弓以出舍於五父之衢寢而為食其徒曰追其將至虎曰魯人聞余出喜於徵死何暇追余入於讙陽關以叛明年歸寶玉大弓六月伐陽關陽虎出奔齊請師以伐魯曰三加必取之齊侯將許之鮑文子諫曰魯未可取也陽虎欲勤齊師也齊師罷大臣必多死亡已于是乎奮其詐謀夫陽虎有寵於季氏而將殺季孫以不利魯國君富於季氏而大於魯國茲陽虎之所欲傾覆也魯免其疾而君又收之無乃害乎齊侯執陽虎逃奔宋遂奔晉適趙氏仲尼曰趙氏其世有亂乎

魯宓不齊生十有九

年公山不狃名孔子欲往不果論語曰公山弗擾以費畔召子欲往子路不説曰末之也已何必公山氏之之也子曰夫召我者而豈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　程子曰聖人以天下無不可有為之事亦無不可改過之人故欲往然而終不往者知其必不能改過也　張子曰子路昔者之所聞君子守身之常法夫子今日之所言聖人體道之大權也然夫子於公山佛肸之召皆欲往者以天下無不可變之人無不可為之事也其卒不往者知其人之終不可變而事之終不可為爾一則生物之仁一則知人之智也

僊祥按公山不狃以費畔季氏佛肸以中牟畔趙氏昔家臣畔大夫也而召孔子孔子雖卒不往而云欲往者益大夫畔諸侯而陪臣以張公室為名也子韓皙曰家臣而欲張公室罪莫大焉此當時流俗之言

也抑大夫而張公室亦名義也故欲往以明其可也然二人者皆以巳私為之非真可與有為也故卒不往以知其不可也

魯用孔子為中都宰家語曰孔子初仕為中都宰制為養生送死之節長幼異食強弱異任男女別塗路無拾遺器不彫偽為四寸之棺五寸之椁因丘陵為墳不封不樹行之一年而四方之諸侯則焉定公謂孔子曰學子此法以治魯國何如孔子對曰雖天下可乎何但魯國而已哉鄭獻公卒子勝嗣是為聲公秦哀公卒孫嗣是為惠公魯閔損生二十年魯以孔子為大司寇相魯侯會齊侯於夾谷齊人歸魯鄆讙龜陰田史記曰定公以孔子為中都宰一年四方皆則之由中都宰為司空由司空為大司寇定

公十年春及齊平齊大夫言於景公曰魯用孔丘其勢危齊乃使使告魯為好會會於夾谷魯定公且以乘車好往孔子攝相事曰臣聞有文事者必有武備有武備者必有文備古者諸侯出疆必具兵以從請具左右司馬

左氏曰公會齊侯於祝其實夾谷孔丘相犂彌言於齊侯曰孔丘知禮而無勇若使萊人以兵刼魯侯必得志焉齊侯從之孔丘以公退曰士兵之兩君合好而裔夷之俘以兵亂之非齊君所以命諸侯也裔不謀夏夷不亂華俘不干盟兵不偪好於神為不祥於德為愆義於人為失禮君必不然齊侯聞之遽辟之將盟齊人加於載書曰齊師出竟而不以甲車三百乘從我者有如此盟孔丘使茲無還揖對曰而不反我汶陽之田吾以共命者亦如之齊侯將享公孔丘謂梁丘據曰齊魯之故吾子何不聞焉事既成矣而又享之是勤執事也且犧象不出門嘉樂不野合饗而既具是棄禮也若其不具用秕稗也用秕稗君辱棄禮名惡子盍圖之夫享

所以昭德也不昭不如其已也乃不果享 史記曰景公歸謫其羣臣曰魯以君子之道輔其君而子獨以夷狄之道教寡人於是乃歸所侵魯鄆汶陽龜陰之田以謝過

齊侯衛侯鄭游速會於安甫二十有一年宋公寵向魋弟辰及仲佗石彄公子地樂大心皆叛二十有二年魯墮郈及費墮成弗克 左氏曰初叔孫成子欲立武叔公若藐諫不可成子立之而卒公南為馬正使公若為郈宰武叔既定使郈馬正侯犯殺公若侯犯以郈叛武叔懿子及齊師圍郈叔孫謂郈工師駟赤曰郈非唯叔孫氏之憂社稷之患也駟赤謂侯犯以郈易於齊必倍與子地侯犯請易於齊齊有司觀郈郈將至駟赤使周走呼曰齊師至矣郈人大駭介侯犯之門甲以圍侯犯侯犯請行許之駟赤納魯人侯犯奔齊齊人乃致郈武叔聘於齊齊侯享之曰郈與敝

邑除故敢助君憂之對曰所以事君封疆社稷是以敢以家隸勤君之執事夫不令之臣天下之所惡也君豈以為寡君賜　史記曰孔子言於定公曰臣不藏甲大夫無百雉之城使仲由為季氏宰將墮三都　左氏曰於是叔孫氏墮郈季氏將墮費公山不狃叔孫輒帥費人以襲魯公與三子入於季氏之宮登武子之臺費人攻之弗克入及公側仲尼命申句須樂頎下伐之費人北國人追之敗諸姑蔑二子奔齊遂墮費將墮成公斂處父謂孟孫墮成齊人必至於北門且成孟氏之保障也無成是無孟氏也子偽不知我將不墮冬十二月公圍成弗克

履祥按魯自三家四分公室而魯公無民久矣孔子雖為大司寇為其議事交鄰可爾土地甲兵固皆三家有也縱墮三都三都之民豈遽為公室有哉去其城郭差可防三家之叛亂耳幸而公山不狃以費叛

侯犯以郈叛二子自以爲患故墮之易爲勢至孟氏不肯墮成則成固未易墮矣成之不墮當時家臣知有其家不知有公室類如此然成終不可墮乎曰使孔子久於其位安知其不墮使孔子别有所爲則雖不墮成亦可矣孔子用於魯於今一年墮三都而不盡則期月而可三年有成之説無乃已虚乎孔子固曰如有用我者此爲授之以國家言也三家者於孔子豈有土地甲兵爲之用哉其明年始攝相事與聞國政二年而始曰攝曰與則前乎此年其權可知矣孟子謂孔子於此爲見行可之仕葢謂其或可以行耳而不行而後去然則謂孔子得用於魯則未也學者忽聖人之失職幸聖人之見用方且以反侵疆誅正卯墮三都爲誇皆未知孔子亦非知事勢

十有一月丙寅朔日有食之二十有三年齊侯衛侯次

於垂葭　左氏曰齊侯衛侯次於垂葭使師伐晉將濟河諸大夫不可邴意茲曰鋭師伐河內傳必數日而後及絳絳不三月不能出河則我既濟水矣乃伐河內齊侯皆飲諸大夫之軒唯邴意茲乘軒齊侯欲與衛侯乘與之宴而駕乘廣載甲焉使告曰晉師至矣齊侯曰比君之駕也寡人請攝乃介而與之乘驅之或告曰無晉師乃止

履祥按齊故霸國也晉失霸則齊可以霸矣而其君輕率如此齊之所以不能復霸與

晉趙鞅入於晉陽以叛荀寅士吉射入於朝歌以叛趙鞅歸於晉　左氏曰晉趙鞅謂邯鄲午曰歸我衛貢五百家舍諸晉陽十一年趙鞅圍衛衛懼貢五百家鞅置之邯鄲午欲從著已邑午許諾歸告其父兄皆曰不可趙孟怒召午而囚諸晉陽使其從者說劒而入

涉賓不可乃使告邯鄲人曰吾私有討於午也二三子唯所欲立遂殺午趙稷涉賓以邯鄲叛上軍司馬籍秦圍邯鄲午荀寅之甥也荀寅范吉射之姻也而相與睦故不與圍邯鄲將作亂董安於聞之告趙孟曰先備諸趙孟曰晉國有命始禍者死為後可也安於曰與其害於民寧我獨死請以我說趙孟不可范氏中行氏伐趙氏之宮趙鞅奔晉陽晉人圍之范皐夷無寵於范吉射而欲為亂於范氏梁嬰父嬖於知文子欲以為卿韓簡子與中行文子相惡魏襄子亦與范昭子相惡故五子謀將逐荀寅而以梁嬰父代之逐范吉射而以范皐夷代之荀躒言於晉侯曰君命大臣始禍者死載書在河今三臣始禍而獨逐鞅刑已不鈞矣請皆逐之荀躒韓不信魏曼多奉公以伐范氏中行氏弗克二子將伐公齊高彊曰三折肱知為良醫唯伐君為不可民弗與也我以伐君在此矣三家未睦可盡克也克之君將誰與若先伐君是使睦也弗聽遂伐公國人助公二子敗從

而伐之荀寅士吉射奔朝歌韓魏以趙氏為請趙鞅入于絳盟于公宫明年梁嬰父謂知文子曰不殺安于死終為政于趙氏趙氏必得晉國盍以其先發難也討于趙氏文子使告于趙孟曰范中行氏雖信為亂安于則發之是安于與謀亂也晉國有命始禍者死二子既伏其罪矣敢以告趙孟患之安于曰我死而晉國寧趙氏定將焉用生人誰不死吾死暮矣乃縊而死趙孟尸諸市而告于知氏曰主命戮罪人安于既伏其罪矣敢以告知伯從趙孟盟而後趙氏定祀安于於廟

魯以孔子攝相事與聞國政

史記曰孔子由大司寇行攝相事于是誅魯大夫亂政者少正卯與聞國政四方之客至于邑者不求有司皆予之如歸　荀子曰孔子為魯相攝朝七日而誅少正卯門人進問曰夫少正卯魯之聞人也夫子為政而始誅之得無失乎孔子曰人有惡者五而盜竊不與也一曰心達而險二曰行辟而堅三曰言偽而辨四曰記醜而博

五曰順非而澤此五者有一于人則不得免于君子之誅而少正卯兼有之故居處足以聚徒成羣言談足以飾邪營衆疆足以反是獨立此小人之桀雄也不可以不誅也是以湯誅尹諧文王誅潘正周公誅管叔太公誅華仕管仲誅付里乙子產誅鄧析史何此七子者皆異世同心不可不誅也參用家語　家語曰初魯之販羊有沈猶氏嘗朝飲其羊以詐市人有公慎氏者妻淫不制有慎潰氏者奢侈踰法魯之鬻六畜者飾之以儲價及孔子之為政也則沈猶氏不敢朝飲其羊公慎氏出其妻慎潰氏越境而徙三月則鬻牛馬者不儲價賣羔豚者不加飾男女行者別其塗道不拾遺男尚忠信女尚貞順　朱子曰少正卯之事嘗竊疑之蓋論語所不載子思孟子所不言雖以左氏春秋內外傳之誣且駁而猶不道也乃獨荀況言之是必齊魯諸儒憤聖人之失政故為此說以誇其權爾吾又豈敢輕信其言而遽稽以為決乎聊併記之以俟來者

齊人歸

女樂於魯孔子適衛

論語曰齊人歸女樂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　孟子曰孔子為魯司寇不用從而祭燔肉不至不稅冕而行不知者以為為肉也其知者以為為無禮也乃孔子則欲以微罪行不欲為苟去君子之所為衆人固不識也　史記曰齊人聞而懼曰孔子為政必霸霸則吾地近焉我為之先并矣盍致地焉犂鉏曰請先嘗沮之沮之而不可則致地庸遲乎於是選齊國中女子好者八十人皆衣文衣而舞康樂文馬三十駟遺魯君陳女樂文馬于魯城南高門外季桓子微服往觀再三將受乃語魯君為周道游往觀終日怠于政事子路曰夫子可以行矣孔子曰魯今且郊如致膰於大夫則吾猶可以止桓子卒受女樂三日不聽政郊又不致膰俎于大夫孔子遂行

履祥按孔子生長于魯至是五十餘年天下之士多從之者魯之君臣豈有不知其賢者而未嘗能用孔

子也定公之十年一旦起而用之莫有知其由者論語左氏皆不言其故獨孟子稱孔子于季威子見行可之仕而論語謂季威子受女樂不朝孔子行是孔子此時之行藏係季威子之用舍也何哉魯自三家四分公室而季氏取其二季氏專魯而魯公無民久矣使魯之君而欲用孔子豈能遽奪季氏之權以畀孔子季氏亦豈肯遜已之權以與孔子哉自定公初年季平子卒其家臣陽虎始用事五年執威子因之而專魯政辱之于晉陷之于齊師且盟且詛九年又將享威子而殺之僅而獲免當是時非惟魯國不可為而季氏亦自不可支矣霜降水涸涯涘自見威子于此亦謀所以為靖亂興衰之計故舉孔子于公而試用之已而政聲四達卻齊歸地于是攝行相事墮三都夫三都者三家强邑也當是時公山弗擾在費而郈侯犯之亂未久也三家之有三都已非公室之便而三都之為三都至是亦非三家之便也故仲孫

氏始墮郈繼而季威子墮費已而孟孫氏不肯墮成圍之弗克其不肯墮成也公斂處父之言曰無成是無孟氏也然則無費是亦無季氏也而墮之當是時威子之心未敢自計其私也夫三都已墮其二則成之不墮固亦未害然亦豈終不克墮哉夫子久之必有處矣既而魯國方治而齊人歸女樂以沮之夫使孔子上下之交方固威子之志未移則一女樂豈足以間之齊人素善謀功利者歸女樂而謂足以間魯之用孔子寧不幾乎兒戲乎是殆必得其間矣季氏權臣也威子捨已權以聽孔子而墮其名都以強公室其中豈無介介者顧以衰敗之餘藉之振起為是降心以相從也今紀綱既定外侮既却魯既治矣威子豈甘于終絀者縱威子甘之季氏私人必有以為不利者故其信仕之意必已漸衰特未敢驟舍孔子而孔子顧亦無隙可行爾故齊人歸女樂以促之夫齊何懼于我而歸女樂于事可疑于禮不正有國者

固不可啗此為鄰國所覘也使威子而猶為孔子之聽豈其受此受之已非矣而又君臣荒淫其中三日不朝此其心術蠱壞不復可與有為而其心固亦已然孔子矣故孔子去之然考之孟子與史記蓋為膰肉不至而行也而論語則為為女樂蓋孔子之行決于此而特發于膰肉耳孟子之言曰孔子為魯司寇不用從而祭燔肉不至不稅冕而行夫謂之不用則不用固久矣受女樂其一事也方其不朝也子路曰夫子可以行矣而夫子曰魯今且郊如致膰于大夫則吾猶可止吁此所謂去父母國之道也夫郊之必致膰于大夫彝禮也孔子何此之待哉待過之衰必有日矣惟孔子于父母之邦不若是恝又不欲顯其君相之過已知其必不致膰且猶兾其能悔而或致膰也既而膰果不致矣使其致膰猶彝禮也而不致是昭然踈却之也于是而行復何俟哉此夫子出處之本末事情也

越子允常卒子句踐嗣 是爲炎執史記曰夏少康之庶子封于會稽號曰無余後二十餘世至于允常允常之時與吳王闔廬戰而相怨伐 二十有四年於越敗吳于檇李吳闔廬卒子夫差嗣 左氏曰吳伐越越子句踐禦之陳于檇李句踐患吳之整也使死士再禽焉不動使罪人三行屬劒于頸而辭曰二君有治臣奸旗鼓不敏于君之行前不敢逃刑敢歸死遂自剄也師屬之目越子因而伐之大敗之靈姑浮以戈擊闔廬傷將指取其一屨還卒于陘去檇李七里夫差使人立于庭苟出入必謂己曰夫差而忘越王之殺而父乎則對曰唯不敢忘三年乃報越 齊侯魯侯衛侯會于牽齊侯宋公會于洮 左氏曰晉人圍朝歌公會齊侯衛侯謀救范中行氏析成鮒小王桃甲率狄師以襲晉戰于絳中不克而還士鮒奔周小王桃甲入于朝歌齊宋會于洮

范氏故也王使石尚歸脤于魯衛世子蒯聵出奔宋左氏曰衛侯為夫人南子召宋朝太子蒯聵獻盂于齊過宋野野人歌之曰既定爾婁豬盍歸吾艾豭太子羞之謂戲陽速曰從我而朝少君我顧乃殺之速曰諾乃朝夫人夫人見太子太子三顧速不進夫人見其色啼而走曰蒯聵將殺余公執其手以登臺太子奔宋盡逐其黨戲陽速告人曰太子無道使余殺其母余不許將戕于余若殺夫人將以余說余是故許而弗為以紓余死晉人敗范中行氏之師于潞獲籍秦高彊又敗鄭師及范氏之師于百泉孔子自衛適陳畏于匡反衛史記曰孔子遂適衛主顏濁鄒家衛人致粟六萬居十月去衛將適陳過匡顏刻為僕以其策指之曰昔吾入此由彼缺也匡人聞之以為魯之陽虎陽虎嘗暴匡人孔子狀類陽虎拘焉五日顏

淵後子曰吾以汝為死矣曰子在回何敢死匡人拘孔子益急弟子懼孔子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于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孔子乃使從者為甯武子臣于衛然後得去　莊子曰孔子遊于匡匡人圍之數匝而弦歌不輟無幾何將甲者辭曰以為陽虎也故圍之今非也請辭而退　史記曰孔子去匡即過蒲月餘反乎衛主蘧伯玉家靈公夫人有南子者使人謂孔子曰四方之君子不辱欲與寡君為兄弟者必見寡小君寡小君願見孔子辭謝不得已而見之夫人在絺帷中孔子入門北面稽首夫人自帷中再拜環佩玉聲璆然孔子曰吾鄉為弗見見之禮答焉　論語曰子見南子子路不說夫子矢之曰予所否者天厭之天厭之

履祥按聖人道大德全其見惡人固謂在我有可見之禮彼之不善我何與焉而此意有難以明言者蓋

孔子居是邦不非其大夫況其君夫人乎且此行也在聖人則可尚明言其為可則側媚由徑之人皆可借此說以藉口矣故但重言以誓之其誓之以天何也夫事一也而在聖人則可在他人則不可者亦論其心而已聖人此心光明正大上通乎天故無不可彼無是心而假是事以自文者其如天何哉聖人指天以為誓欲學者知反此心也

二十有五年孔子去衛適曹

史記曰孔子居衛靈公與夫人同車宦者雍渠參乘出使孔子為次乘招搖市過之孔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于是醜之去衛過曹是歲魯定公卒　論語曰衛靈公問陳于孔子孔子對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明日遂行史記重出在去陳之後非也葢明年而衛靈公卒無自陳反衛再見靈公之事也論語去衛在陳之前葢得其實

應祥按南子之淫非必昏愚也往往機警秀慧有過人者特不能自制其欲而靈公之昏又狥其欲也以至此爾靈公狥南子之欲故為其召公子朝于宋甚矣其昏也南子自知其行不為國人所與故借重于孔子而請見之靈公欲重南子而亦知其不為國人所與故又借重于孔子而使次乘焉夫孔子以聖聞天下而見南子則南子非淫人也公與夫人同車而孔子次乘則南子非淫而靈公非溺愛無禮也甚矣南子巧于文已惡而靈公雖昏亦巧于文南子之惡也見南子禮之所有故孔子可以久則久為次乘禮之所無故孔子可以速則速雖然孔子去魯為女樂也而以膰肉去孔子去衛為次乘也而以問陳行皆不欲明其君之惡而以微罪行爾此夫子義之盡而仁之至也

魯定公卒子將嗣其為哀公左氏曰春邾隱公來朝子貢觀也邾子執玉高其容仰公受玉

卑其容俯子貢曰以禮觀之二君者皆有死亡焉夫禮死生存亡之體也將左右周旋進退俯仰于是乎取之朝祀喪戎于是乎觀之今正月相朝而皆不度心已亡矣嘉事不體何以能久高仰驕也卑俯替也驕近亂替近疾君為主其先亡乎夏公薨仲尼曰賜不幸言而中是使賜多言者也

八月庚辰朔日有食之孔子適宋及鄭至陳

史記曰孔子去曹適宋與弟子習禮大樹下宋司馬桓魋欲殺孔子伐其樹孔子去弟子曰可以速矣孔子曰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孔子適鄭與弟子相失孔子獨立郭東門鄭人或謂子貢曰東門有人其顙似堯其項類皐陶其肩類子產然自要以下不及禹三寸纍纍若喪家之狗子貢以實告孔子孔子笑曰形狀末也似喪家之狗然哉然哉孔子遂至陳主于司城貞子家

履祥按史記匡人拘孔子益急弟子懼而後夫子有天未喪斯文匡人如予何之言所以解弟子之懼也

孔子曰宋遭伐木而去弟子曰可以速矣而後夫子有天生德於予桓魋如予何之說所以解弟子之窘也有子曾子之門人會集夫子所言以為論語而事之首尾或有不具夫不載弟子懼之事則夫子之言似子露不載弟子可速之說則夫子言似予誇朱子每惜不見古文家語蓋為此類也

二十有六年魯哀公元楚子陳侯隨侯許男圍蔡左氏曰報栢舉也里而栽廣丈高倍夫屯晝夜九日如子西之素蔡人男女以辨使疆于江汝之間而還蔡於是乎請遷于吳

吳子敗越於夫椒左氏曰吳王夫差敗越于夫椒報檇李也遂入越越子以甲楯五千保于會稽使大夫種因吳太宰嚭以行成吳子將許之伍員曰不可臣聞之樹德莫如滋去疾莫如盡昔夏少康有田一成有衆一旅能布其德而兆其謀遂滅過戈復禹之績今吳不如過而越大于少康或將豐之不亦難乎句踐

能親而務施施不失人親不棄勞與我同壤而世為仇讎于是乎克而弗取將又存之違天而長寇讎後雖悔之不可食已姬之衰也日可俟也介在蠻夷而長寇讎以是求伯必不行矣弗聽退而告人曰越十年生聚而十年教訓二十年之外吳其為沼乎越及吳平

齊侯衛侯伐晉救邯鄲吳侵陳

事始見十四年　左氏曰修舊怨也　檀弓曰吳侵陳斬祀殺厲師還出境陳行人儀使于師夫差謂太宰嚭曰是夫也多言盍嘗問焉師必有名人之稱斯師也者則謂之何行人儀曰古之侵伐者不斬祀不殺厲不獲二毛今斯師也殺厲與其不謂之殺厲之師與曰反爾地歸爾子則謂之何曰君王討敝邑之罪又矜而赦之師與有無名乎禮記人名互誤今正于此　左氏曰吳師在陳楚大夫皆懼曰闔廬惟能用其民以敗我于柏舉今聞其嗣又甚焉將若之何子西曰二三子恤不相睦無患吳矣昔闔廬食不二味居不重席室不崇壇

器不彫鏤宮室不觀舟車不飾衣服財用擇不取費在國天有菑癘親巡其孤寡而共其乏困在軍熟食者分而後敢食其所嘗者卒乘與焉勤恤其民而與之勞逸是以民不罷勞死知不曠吾先大夫子常易之所以敗我也今聞夫差次有臺榭陂池焉宿有妃嬙嬪御焉一日之行所欲必成玩好必從珍異是聚觀樂是務視民如讎而用之日新夫先自敗也已安能敗我

二十有七年衛靈公卒蒯聵之子輒立是為出公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左氏曰衛侯遊于郊子南僕公曰余無子將立女不對他日又謂之對曰郢不足以辱社稷君其改圖君夫人在堂三揖在下君命祇辱夏衛靈公卒夫人曰命公子郢為太子君命也對曰郢異於他子且君沒於吾手若有之郢必聞之且亡人之子輒在乃立輒晉趙鞅納衛大子于戚宵迷陽虎曰右河而南必至焉使大子絻八人衰絰偽自衛

送者告于門哭而入遂居之

履祥按公子郢之辭國卒釀衛國之亂似亦賢者之過聞嘗思之郢既支庶而外蒯內輒皆必爭之人靈公之欲立郢郢不命之于朝廷之上而言之于郊野之間此郢之所以辭也觀其言曰君夫人在堂三揖在下君命祇辱則是謂靈公當與卿大夫命之于朝即名正言順亂源窒矣此亦夫子正名之意也而靈公不悟朝無明命及公歿夫人立之又辭此反郢之明也郢立于夫人之手即制于南子而事皆不可為矣况正犯蒯聵之所必爭乎吁此郢之所以為賢也

晉趙鞅帥師及鄭罕達帥師戰於鐵鄭師敗績

左氏曰齊人輸范氏粟鄭子姚子般送之士吉射逆之趙鞅禦之遇于戚陽虎曰吾車少以兵車之旆與罕駟兵車先陳罕駟

自後隨而從之彼見吾貌必有懼心於是乎會之必大敗之從之簡子誓曰范氏中行氏反易天明斬艾百姓欲擅晉國而滅其君寡君恃鄭而保焉今鄭爲不道棄君助臣二三子順天明從君命經德義除詬恥在此行也克敵者上大夫受縣下大夫受郡士田十萬庶人工商遂人臣隸圉免志父無罪君實圖之若其有罪絞縊以戮桐棺三寸不設屬辟素車樸馬無入于兆下卿之罰也將戰郵無恤御簡子衛大子爲右登鐵上望見鄭師衆大子懼自投于車下子良授大子綏而乘之曰婦人也簡子巡列曰畢萬匹夫也七戰皆獲有馬百乘死于牖下羣子勉之死不在寇繁羽御趙羅宋勇爲右羅無勇麇之吏詰之御對曰痁作而伏衛大子禱曰曾孫蒯聵敢昭告皇祖文王烈祖康叔文祖襄公鄭勝亂從晉午在難不能治亂使鞅討之蒯聵不敢自佚備持矛焉敢告無絕筋無折骨無面傷以集大事無作三祖羞大命不敢請佩玉不敢愛鄭人擊簡子中肩斃于車中

獲其蠭旗大子救之以戈鄭師北獲溫大夫趙羅大子復伐之鄭師大敗獲齊粟千車趙孟喜曰可矣傅傁曰雖克鄭猶有志在憂未艾也初周人與范氏田公孫尨稅焉趙氏得而獻之吏請殺之趙孟曰為其主也何罪止而與之田及鐵之戰以徒五百人宵攻鄭師取蠭旗于子姚之幕下獻曰請報主德追鄭師姚般公孫林殿而射前列多死趙孟曰國無小既戰簡子曰吾伏弢嘔血鼓音不衰今日我上也太子曰吾救主于車退敵于下我右之上也郵良曰我兩靷將絕吾能止之我御之上也

蔡遷于州來 左氏曰吳洩庸如蔡納聘而稍納師師畢入衆知之蔡侯告大夫殺公子駟以說哭而遷墓遷于州來

燕簡公卒獻公立二十有八年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戚 穀梁氏曰此衛事也其先國夏何也子不圍父也不係戚于衛子不有父也 胡氏曰蒯聵前稱世子所以深罪輒之見立不

辭而拒父也輒若可立則蒯聵為未絕未絕則是世子尚存而可以拒乎主兵者衛也何以序齊為首罪齊人與衛為惡而黨之也公孫文仲主兵伐鄭而序宋為首以誅殤公石曼姑主兵圍戚而序齊為首以誅國夏訓天下後世討亂臣賊子之法也古者孫從祖不以父命辭王父命禮也輒雖有嫡孫得立然非有靈公之命安得云受之王父辭父命哉然則為輒者柰何宜辭于國曰若以父為有罪將從王父之命則有社稷之鎮公子在我焉得為君以為無罪則國乃世子之所有也天下豈有無父之國哉而使我立乎其位如此則言順而事成矣烏有父不慈子不孝爭利其國滅天理而可為者乎

魯桓僖宮災

左氏曰夏五月辛卯司鐸火火踰公宮桓僖災救火者皆曰顧府南宮敬叔至命周人出御書俟于宮曰庇女而不在死子服景伯至命宰人出禮書以待命命不共有常刑校人乘馬巾車脂轄百官官備府庫慎守官人肅給濟濡帷幕鬱攸從之

蒙葺公屋自太廟始外內以悛助所不給有不用命則有常刑無赦公父文伯至命校人駕乘車季桓子至御公立于象魏之外命救火者傷人則止財可為也命藏象魏曰舊章不可亡也富父槐至曰無備而官辦者猶拾瀋也于是乎去表之槀道還公宮孔子在陳聞火曰其桓僖乎

殺萇弘

左氏曰劉氏范氏世為婚姻萇弘事劉文公故周與范氏趙鞅以為討周人殺萇弘

履祥按周公之衰也受制于諸侯其益衰也受制于諸侯之大夫然周之益衰亦天子之自取也夫以萇弘之賢足以振起王室應對諸侯天子不能用之而使為劉子之屬劉范世姻于是乎右范趙鞅敢以為討而天子又殺之以說趙鞅之意噫此周之所以益衰與

魯季孫斯卒

左氏曰季孫有疾命正常曰無死南孺子之子男也則以告而立之女也則肥也可

季孫卒康子即位既葬康子在朝南氏生男正常載以如朝告曰夫子有遺言命其圉臣曰南氏生男則以告于君與大夫而立之今生矣男也敢告遂奔衛康子請退公使共劉視之則或殺之矣乃討之名正常正常不反　史記曰季桓子病輦而見魯城喟然嘆曰昔此國幾興矣以吾獲罪于孔子故不興也顧謂其嗣康子曰我既死若必相魯相魯必召仲尼後數日桓子卒康子代立已葬欲召仲尼公之魚曰昔吾先君用之不終終為諸侯笑今又用之不能終是再為諸侯笑康子曰誰召而可曰必召冉求于是使召冉求

晉趙鞅圍朝歌　左氏曰晉趙鞅圍朝歌師于其南荀寅犯師而出奔邯鄲趙鞅殺士皐夷

秦惠公卒子嗣　是為悼公

二十有九年盜殺蔡昭侯國人立其子朔　是為成侯　左氏曰蔡昭侯將如吳諸大夫恐其又遷也承公孫翩逐而射之卒以兩矢門之衆莫敢進文之鍇後

至曰如墻而進多而殺二人鉏執弓而先翩射之中肘鉏遂殺之

晉人執戎蠻子赤歸於楚

左氏曰楚人既克夷虎乃謀北方左司馬眅申公壽餘葉公諸梁致蔡于負函致方城之外于繒關為一昔之期襲梁及霍單浮餘圍蠻氏蠻氏潰蠻子赤奔晉陰地司馬起豐析與狄戎以臨上雒左師軍于菟和右師軍于倉野使謂陰地之命大夫士蔑曰晉楚有盟好惡同之若將不廢寡君之願也不然將通于少習以聽命士蔑請諸趙孟趙孟曰晉國未寧安能惡于楚必速與之士蔑乃致九州之戎執蠻子以畀楚師于三戶司馬致邑立宗焉以誘其遺民而盡俘以歸

孔子如蔡

履祥按孔子稱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夫子既去魯矣以衛靈公之無道而居衛以陳國之小歲有吳師而在陳以蔡侯死于盜國遷于吳民分于楚而如蔡不幾乎居亂而入危與曰前日之言君子守身之常法

令日之事夫子行道之大權也夫以聖人盛德固無施不可使夫二三君者能用孔子委國而聽之則衛可正陳可强蔡可守也而皆不能惜哉雖然夫子既知其不能用矣其時楚昭之賢聞于天下夫子固將如楚也當在衛也特以衛靈公致粟有際可之禮而再主蘧伯玉之家當在陳也又以司城貞子為之主而陳侯亦有言議之適故為二國留行至其如蔡蓋為如楚也何以知之有子曰孔子失魯司寇將之荆先之以子貢又申之以冉有則知孔子去魯則將之楚矣聖人無固無必故為二國留行爾然而適楚入卒為子西所阻愚以為此皆非聖人意也

三十年晉趙鞅逐荀寅士吉射奔齊　左氏曰晉趙鞅圍邯鄲荀寅奔鮮虞齊國夏伐晉會鮮虞納荀寅于柏人晉圍柏人荀寅士吉射奔齊　史記曰中行文子范昭子遂奔齊趙

竟有邯鄲柏人范中行餘邑入于晉趙名晉卿實專晉權奉邑侔于諸侯

齊景公卒少子荼立

左氏曰齊燕姬生子不成而死諸子鬻姒之子荼嬖諸大夫恐其為太子也言于公曰君之齒長矣未有太子若之何公曰二三子間于憂虞則有疾疾亦姑謀樂何憂于無君公疾使國惠子高昭子立荼寘羣公子于萊齊景公卒公子嘉駒黔奔衛公子鉏陽生奔魯萊人歌之曰景公死乎不與埋三軍之事乎不與謀師乎師乎何黨之乎

三十有一年吳伐陳孔子自蔡如葉 按世家孔子遷于蔡三歲

左氏曰吳伐陳楚子曰吾先君有盟不可以不救乃救陳師于城父 史記曰楚救陳軍于城父聞孔子在陳蔡之間使人聘孔子孔子將往陳蔡大夫謀曰孔子居者所刺譏皆中諸侯之疾今者久留陳蔡之間諸大夫所設行皆非仲尼之意今楚來聘孔子用于楚則陳蔡用事大夫危矣于是相與發徒役圍孔子于野不得行

絶糧使子貢至楚楚子興師迎孔子然後得行朱子曰是時陳蔡臣服于楚若楚來聘孔子陳蔡大夫安敢圍之魯語絶糧當是去衛如陳之時履祥按陳蔡從楚耳非為之臣無蔡又兩屬于吳當時諸侯大夫疑孔子得衆而不用又忌他國之用孔子大率如此孔子圍于陳蔡之間莊子荀子皆有此語今故存之楚子將以書社地封孔子史記作七百里朱子謂恐無此楚令尹子西曰王之使諸侯有如子貢者乎曰無有王之輔相有如顔回者乎曰無有王之將率有如子路者乎曰無有王之官尹有如宰予者乎曰無有且楚之祖封于周號為子男五十里今孔丘述三王之法明周召之業王若用之則楚安得世世堂堂方數千里乎夫文王在豐武王在鎬百里之君卒王天下今孔丘得據王壤賢弟子為佐非楚之福也昭王乃止

顔回卒

按顔回卒當在三十年内但孔子自陳至葉乃在此二年之間雖因春秋書于吳伐陳

之下而其交聘酬酢則在前矣顔淵之死當在陳蔡之間正合顔子三十二歳而卒之數然子西止昭王之辭猶以輔相有如顔回之說則是顔子當存也顔子之死或是在塗或是歸省而死于家皆不可考今

以事相次附三十一年之下

論語曰顔淵死子曰噫天喪予天喪予子哭之慟從者曰子慟矣曰有慟乎非夫人之為慟而誰為又曰顔淵死顔路請子之車以為之槨子曰才不才亦各言其子也鯉也死有棺而無槨吾不徒行以為之槨以吾從大夫之後不可徒行也門人欲厚葬之子曰不可門人厚葬之子曰回也視予猶父也予不得視猶予也非我也夫二三子也

履祥按顔淵死顔路他無所請而至于請車夫子亦他無可予而至于拒之則顔路疑于干而夫子幾于

否然今考其時則顏子之死且葬適當厄于陳蔡之後自楚反陳之間此正夫子之窮也夫喪事稱家之有無夫子既以之處其子安得不以處顏子乎夫子過舊館人之喪嘗脫驂以致賻矣而不能為顏子之槨彼一時此一時也貧富不同也雖然此猶可也孔門自顏子之外曾子卒傳聖人之道而顏子之歿已有喪予之嘆後六七年反魯荅其君大夫之問獨稱顏子為好學且有今也則亡未聞好學者之說然則曾子非邪蓋曾子之年少孔子四十六歲其蚤最在諸弟子之後當孔子對哀公之時方二十有二耳下逮孔子歿曾子方年二十有七則一貫之傳其夙悟不減于顏子暮年工夫殆或過之後之學者不考乎其時因未聞好學之說而遂不知曾子之學孟子稱誦其詩讀其書而必尚論其世蓋又欲考論其時以知其言行之先後也此類是也

楚昭卒羣臣立其子章是為惠王左氏曰楚子在城父將救陳卜戰不吉曰然則死也再敗楚師不如死棄盟逃讐亦不如死死一也其死讐乎命公子申子西為王不可則命公子結子期亦不可則命公子啟子閭五辭而後許將戰有疾庚寅攻大冥卒于城父子閭退曰君王舍其子而讓羣臣敢忘君乎從君之命順也立君之子亦順也二順不可失也潛師閉塗逆越女之子章立之而後還是歲也有雲如衆赤鳥夾日以飛三日楚子使問諸周大史曰其當王身乎若禜之可移于令尹司馬楚子曰除腹心之疾而置諸股肱何益不穀不有大過天其夭諸有罪受刑又焉移之遂弗禜初楚子有疾卜曰河為祟大夫請祭諸郊曰三代命祀祭不越望江漢雎漳楚之望也禍福之至不是過也不穀雖不德河非所獲罪也遂弗祭孔子曰楚昭王知大道矣其不失國也宜哉由己率常可矣

履祥按史記昭王病于軍中云然孔子在陳聞是言曰楚昭王通大道矣其不失國也宜哉蓋是言乃在軍之初時孔子在陳聞之此孔子所爲從楚之聘也而卒不遇是亦楚之不幸也

列女傳曰楚昭越姬者越句踐之女楚昭之姬也楚昭讌遊既罷謂越姬曰吾願與子生若此死又若此越姬對曰樂則樂矣然不可久也先君莊王淫樂三年不聽政事終而能改卒霸天下妾以君王爲能法吾先君將改斯樂而勤于政也今則不然而要婢子以死其可得乎妾聞之諸姑也婦女以死彰君之善益君之寵不聞其以苟從君闇死爲榮不敢聞命楚子覺然而寤二十五年楚子救陳病在軍中有赤雲夾日史曰是害王身可以移于將相楚子曰將相之于孤猶股肱也今移禍焉庸爲去是身乎不聽越姬曰大哉君王之德妾願從王矣妾聞信者不負其心義者不虛設其事妾死王之義也不死王之好也遂自殺楚子薨于軍子閭子西子

期謀曰毋信者其子必仁乃伏郎閉壁迎越姬之子熊章立之是為惠

孔子自楚反 按孔子至葉即至楚也葉者楚之縣也論語載荷蓧丈人長沮桀溺之事史記皆在蔡葉之間但史記子在衛之事蔡葉之事皆重出而不考今姑畧之

史記曰其秋楚子卒于城父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已而已而今之從征者殆而孔子下欲與之言趨而辟之不得與之言按歌鳳史記莊子皆不同今以論語為正於是自楚及史記自楚反衛今考之衛世家四年方至衛

齊陽生入于齊 是為悼公 齊陳乞弑其君荼

左氏曰陳僖子使召公子陽生闞止知之先待諸外公子曰事未可知反與壬也處戒之遂行逮夜至於齊國人知之僖子使子士之母養之與饋者皆入冬十月立之將盟鮑子醉而往其臣差車鮑

焉曰誰之命也陳子曰受命于鮑子遂誣鮑子曰子之命也鮑子曰女忘君之爲孺子牛而折其齒乎而背之也悼公稽首曰吾子奉義而行者也若我可不必亡一大夫若我不可不必亡一公子義則進否則退敢與無以亂則所願也鮑子曰誰非君之子乃受盟使胡姬以安孺子如賴去鬻姒公使朱毛告于陳子曰微子則不及此然君異于器不可以二器二不匱君二多難敢布諸大夫僖子不對而泣曰君舉不信羣臣乎以齊國之困困又有憂少君不可以訪是以求長君庶亦能容羣臣乎不然夫孺子何罪毛復命公悔之毛曰君大訪于陳子而圖其小可也使毛遷孺子于駘殺諸野幕之下葬又見公羊氏傳

三十有二年宋皇瑗帥師侵鄭晉魏曼多帥師侵衛魯侯會吳于鄫魯侯伐邾以邾子益歸

經世曰吳會魯于鄫以伐齊 左氏曰公會吳于鄫吳來徵百牢子服景

伯對曰先王未之有也吳人曰宋百牢我魯不可以後宋且魯牢晉大夫過十吳王百牢不亦可乎景伯曰晉范鞅貪而棄禮以大國懼敝邑故十一牢之君若以禮命于諸侯則有數矣若亦棄禮則有淫者矣周之王也制禮上物不過十二以為天之大數也今棄周禮而曰必百牢亦唯執事吳人弗聽景伯曰吳將亡矣棄天而背本不與必棄疾于我乃與之大宰嚭召季康子康子使子貢辭太宰嚭曰國君道長而大夫不出門此何禮也對曰豈以為禮畏大國也大國不以禮命于諸侯苟不以禮豈可量哉寡君既共命焉其老豈敢棄其國大伯端委以治周禮仲雍嗣之斷髮文身臝以為飾豈禮也哉有由然也反自鄫以吳為無能為也季康子欲伐邾乃饗大夫以謀之子服景伯曰小所以事大信也大所以保小仁也背大國不信伐小國不仁失二德者危將焉保孟孫曰二三子以為何如惡賢而逆之對曰禹合諸侯于塗山執玉帛者萬國今其存者無數十焉唯大

不字小小不事大也知必危何故不言魯德如邾而以衆加之可乎 杜氏以此二句為孟氏之言 不樂而出秋伐邾及范門猶聞鐘聲大夫諫不聽茅成子請告于吳不許曰魯擊柝聞于邾吳二千里不三月不至何及于我且國內豈不足成子以茅叛師遂入邾處其公宮衆師晝掠邾衆保于繹師宵掠以邾子益來獻于亳社邾茅夷鴻以束帛乘韋自請救于吳曰魯弱晉而遠吳馮恃其衆而背君之盟辟君之執事以陵我小國邾非敢自愛也懼君威之不立君威之不立小國之憂也若夏盟于鄫衍秋而背之求成而不違四方諸侯其何以事君且魯賦八百乘君之貳也邾賦六百乘君之私也以私奉貳唯君圖之吳子從之

三十有三年

宋公入曹以曹伯陽歸 左氏曰宋人圍曹鄭桓子思曰宋人有曹鄭之患也不可不救

鄭師救曹侵宋初曹人或夢衆君子立社宮謀亡曹曹叔振鐸請待公孫彊許之旦而求之曹無之戒其子曰

我死爾聞公孫彊為政必去之及曹伯陽即位好田弋曹鄙人公孫彊好弋獲白鴈獻之且言田弋之說說之因訪政事大說之有寵使為司城以聽政彊言霸說于曹伯曹伯從之乃背晉而奸宋宋人伐之晉人不救將還褚師子肥殿曹人詬之公聞之怒命反之遂滅曹

吳伐魯魯歸邾子益于邾左氏

曰吳為邾故將伐魯問于叔孫輒對曰魯有名而無情伐之必得志焉退而告公山不狃不狃曰非禮也君子違不適讎國未臣而有伐之奔命焉死之可也所託也則隱且夫人之行也不以所惡廢鄉今子以小惡而欲覆宗國不亦難乎若使子率子必辭王將使我王問於子洩對曰魯雖無與立必有與斃諸侯將救之未可以得志焉晉與齊楚輔之是四讎也夫魯齊晉之脣脣亡齒寒君所知也不救何為吳伐魯子洩率故道險從武城初武城人或有因于吳竟田焉拘鄫人之漚菅者曰何故使吾水滋及吳師至拘者道之以伐武城克之國

人懼懿子謂景伯若之何對曰吳師來斯與之戰何患焉且召之而至又何求焉吳師克東陽而進舍于五梧明日舍于蠶室明日舍于庚宗遂次于泗上微虎欲宵攻王舍私屬徒七百人三踊于幕庭卒三百人有若與焉及稷門之内或謂季孫曰不足以害吳而多殺國士不如已也乃止之吳子聞之一夕三遷吳人行成邾子齊甥也齊侯使如吳請師將以伐魯乃歸邾子邾子又無道吳子使大宰子餘討之囚諸樓臺栫之以棘使諸大夫奉大子革以為政後二年邾隱公奔魯又奔齊

三十有四年楚人伐陳

左氏曰陳即吳也吳城邗溝通江淮

三十有五年魯侯會吳伐齊齊侯陽生卒齊人懼弒之而立其子壬

是為簡公　左氏曰公會吳子邾子郯子伐齊南鄙師于鄎齊人弒悼公赴于師吳子三日哭于軍門之外徐承帥舟師將自海入齊齊人敗之吳師乃還秋吳子使來

復侵
師

楚公子結帥師伐陳

左氏曰楚子期伐陳吳延州來季子救陳謂子期曰二君不務德而力爭諸侯民何罪焉我請退以為子名務德而安民乃還

孔子自陳復至衛

論語曰子在陳曰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　冉有曰夫子為衛君乎子貢曰諾吾將問之入曰伯夷叔齊何人也曰古之賢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出曰夫子不為也是時孔子在衛冉有為季氏宰於魯何以得問子貢蓋魯衛地近冉有或請問省其師或以聘問出疆或未與其政事皆不可知　朱子曰君子居是邦不非其大夫況其君乎故子貢不斥衛君而以夷齊為問夫子告之如此則其不為衛君可知矣蓋伯夷以父命為尊叔齊以天倫為重其遜國也皆求所以合乎天理之正而即乎人心之安旣而各得其正焉則視棄其國猶敝蹝爾何怨之有若衛輒之據國拒父而唯恐失之其不可同年而語明矣

又曰夷齊雖賢而其所為或出于激發過中之行而不能無感慨不平之心則衛君之事猶未為甚得罪于天理也故問怨乎以審其趣而夫子告之如此則子貢之心曉然知夫二子之為是非其激發之之私而無纖芥之憾矣持是心以燭乎衛君之事其得罪于天理而見絕于聖人尚何疑哉　論語曰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為政子將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子曰野哉由也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于其言無所苟而已矣　胡氏曰蒯聵欲殺母得罪于父而輒據國以拒父皆無父之人也其不可有國也明矣夫子為政而以正名為先必將具其事之始末請于天王告于方伯命公子郢而立之則人倫正天理得名正言順而事成矣夫子告之之詳而子路不悟故卒死孔悝之難

而不知食其祿之為非也

履祥按朱子有言當衛輒之時父爭于外子拒于內不知其國何以度日是謂君子于此不可一日處也孔子世家稱孔子自楚反衛在哀公六年其後自衛反魯首尾又計六年矣以衛父子之亂而夫子久于其國何邪豈居亂邦見惡人在聖時則可或待其得政而將借是以正名義也及考之陳世家則楚昭卒之年孔子在陳非反衛也考之衛世家則齊弒悼公之年孔子始自陳至衛明年反魯則非久于衛也然猶至衛何也孔子在陳曰盍歸乎來盍思魯之狂士則自陳至衛蓋過衛耳意在主于歸魯也以夫子門人如子夏子羔子貢之徒亦多衛人者孔子于魯為父母之邦其出也既以司寇去國則其反也不可以無故而復國故明年名之即歸矣經世于丙辰書孔子自陳至衛于丁巳書自衛反魯可以訂孔子世家

之謬而孔子久速之可見于此矣

三十有六年齊國書帥師伐魯魯侯會吳伐齊齊國書帥師及吳戰于艾陵齊師敗績獲齊國書左氏曰齊為鄎故國書高

無丕帥師伐我及清季孫謂其宰冉求曰齊師在清必魯故也若之何求曰一子守二子從公禦諸竟季孫曰不能求曰居封疆之間季孫告二子二子不可求曰若不可則君無出一子帥師背城而戰不屬者非魯人也魯之羣室衆于齊之兵車一室敵車優矣子何患焉二子之不欲戰也宜政在季氏當子之身齊人伐魯而不能戰子之耻也大不列於諸侯矣季孫使從于朝俟于黨氏之溝武叔呼而問戰焉對曰君子有遠慮小人何知懿子强問之對曰小人慮材而言量力而共者也武叔曰是謂我不成丈夫也退而蒐乘命孺子洩帥右師

顔羽御冉求帥左師管周父御樊遲為右季孫曰須也弱有子曰就用命焉季氏之甲七千冉有以武城三百為已徒卒老幼守宫次于雩門之外五日右師從之公叔務人見保者而泣曰事充政重上不能謀士不能死何以治民吾既言之矣敢不勉乎師及齊師戰于郊齊師自稷曲師不踰溝樊遲請三刻而踰之衆從之師入齊軍獲甲首八十齊人不能師宵諜曰齊人遁冉有請從之三季孫弗許右師奔孟之側殿林不狃死公為與其嬖僮汪錡乘皆死皆殯孔子曰能執干戈以衛社稷可無殤也冉有用矛于齊師故能入其軍孔子曰義也為郊戰故公會吴子伐齊克博至于嬴陳僖子謂其弟書爾死我必得志宗子陽與閭丘明相厲也桑掩胥御國子公孫夏曰二子必死將戰公孫夏命其徒歌虞殯陳子行命其徒具含玉公孫揮命其徒曰人尋約吴髮短東郭書曰三戰必死問弦多以琴曰吾不復見子矣陳書曰此行也吾聞鼓而已不聞金矣戰于

艾陵吳展如敗高子國子敗胥門巢吳子卒助之大敗齊師獲國書公孫閭丘明陳書東郭書革車八百乘甲首三千以獻于魯吳之將伐齊也越子率其衆以朝焉王及列士皆有饋賂吳人皆喜唯子胥懼曰是豢吳也夫諫曰越在吳心腹之疾也壤地同而有欲于我夫其柔服求濟其欲也不如早從事焉得志于齊猶獲石田也無所用之越不為沼吳其泯矣使醫除疾而曰必遺類也者未之有也弗聽使于齊屬其子于鮑氏為王孫氏反役王聞之使賜之屬鏤以死將死曰樹吾墓檟檟可材也吳其亡乎三年其始弱矣盈必毀天之道也

履祥按義理不明而血氣用事無有不敗者闔廬傷于檇李而死夫差使人立于庭苟出入必謂之曰夫差而忘越王之殺而父乎則對曰唯不敢忘可謂有復讐之志矣使有夫椒之敗而遽受其平今又受其豢子胥之諫利害雖明而復讐之義不及也子胥能報父讐于宗國獨不能使其君報父讐國乎夫差舍

復讐之義而好大喜功爭衡上國託為讐所乘以斃爭衡者血氣之用事也忘讐者義理之不明也子胥雖諫而以是死夫差亦以是敗矣

孔子自衛反魯左氏曰魯人以幣召孔子乃歸　史記世家曰冉有為季氏將師與齊戰克之季康子曰子之于軍旅學之乎性之乎冉有曰學之于孔子康子曰我欲召之可乎對曰欲召之則毋以小人間之則可矣季康子逐公華公賓公林以幣迎孔子孔子歸魯　論語曰哀公問曰何為則民服孔子對曰舉直錯諸枉則民服舉枉錯諸直則民不服　謝氏曰好直而惡枉天下之至情也順之則服逆之則去必然之理也然或無道以照之則以直為枉以枉為直者多矣是以君子大居敬而貴窮理也　季康子問使民敬忠以勸如之何子曰臨之以莊則敬孝慈則忠舉善而教不能則勸　子言衛靈公之無道也康子曰夫如是奚

而不喪孔子曰仲叔圉治賓客祝鮀治宗廟王孫賈治軍旅夫如是奚其喪　季康子問政于孔子孔子對曰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　季康子患盜問于孔子孔子對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　季康子問政于孔子曰如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對曰子為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　哀公問孔子孰為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未聞好學者也

饒祥按顏子之好學如博文約禮而欲罷不能克已復禮而請事斯語私足以發語之不惰是也而夫子答哀公之問持舉不遷怒不貳過為言二事者固亦克已之功而未盡顏子好學之事蓋借是以諫悟哀公也夫子答問之間各切其人之病哀公為人躁妄故夫子答其弟子之問而舉顏子不遷怒不貳過

以諭曉之可謂切矣即顏子二事之切為哀公對病之藥惜哀公之不能繹且改也然今也則亡惜詞也未聞好學待詞也曾子宜可為好學而夫子不及之此一時也曾子之年最在諸弟子之後其進學當在夫子暮年其成德在夫子既殁之後也

孔子敘書記禮刪詩正樂序易彖繫象說卦文言

史記曰魯終不能用孔子孔子亦不求仕時周室微而禮樂廢詩書缺追迹三代之禮序書傳上紀唐虞之際下至秦繆編次其事故書傳禮記自孔氏孔子語魯太師樂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古者詩三千餘篇及至孔子取可施於禮義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厲之缺始於衽席三百五篇孔子皆絃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禮樂自此可得而述以備王道成六藝孔子晚而學易序卦繫彖說卦文言讀易韋編三絕曰

假我數年若是我於易則彬彬矣孔子以詩書禮樂教弟子蓋三千焉通六藝者七十有二人

履祥案史記謂孔子序書編次其事夫書序非孔子作而周書諸篇多失其次愚於武王成王之編皆嘗考正之矣計古者事時前後已具編年之史而書則每事自為首尾固未必諸篇相為次第也然武諸篇本有次第而孔安國伏生時失之前漢書言張霸作書首尾後漢書言衛宏作詩序自前儒以詩書之序皆出孔氏朱子嘗引後漢書以証詩序之偽矣獨書序疑而未斷方漢初時大誓且有偽書何况書序且孔傳古文其出最後則附會之作有所不免若書序果出壁中亦可謂非附會者蓋孔鮒兄弟藏書之時上距孔子歿垂三百年其同藏者論語孝經論語既有子曾子門人所集孝經又後人因五孝之訓而雜引詩書旁取傳記之語附會成書何獨古書首尾尚是夫子舊本則其第為齊魯諸儒次序附會而作序

亦可知也子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矣聖人于夏殷之禮不曰吾能知之而曰吾能言之此葢禮記之時語也聖人生知之資其于禮之義理則知之素矣此其所言葢謂其制度文為之詳爾雖當時二代之禮失亡將盡而以聖人之資觸類旁通皆能歷歷言之但聖人謹重之意必欲得文獻以証成之足則吾能証成其書矣而卒不可得故終于從周而幽厲傷之又終于從魯而郊禘又非禮後世說不得見其成書之盛其間見于禮記之所傳者又雜以門人經師之說惜哉至于詩則子王子嘗謂今之三百篇非盡夫子之三百篇也夫子刪繁蕪之三千取雅正者三百而三千之中豈無播詠於世俗之口者夫子之詩既燬于秦火矣漢興管絃之聲未衰諸儒傳夫子之詩而不全得見世俗之流傳管弦之濫在者槩以為古詩取以足夫子三百之數而不辨其

非也不然若孔門之誦詠如素絢唐棣諸詩經書之所傳如貍首轡柔先正繁渠諸詩何以皆不與于今之三百而夫子已放之鄭聲何為尚存而不削也至于易彖象說卦文言魏伯陽顏師古所謂十翼者此則夫子之意而門人述之以成書謂皆夫子所筆則亦非也彖傳例有發明中間豈無未盡之意象傳句多重複中間寧無填塞之辭蓋門人得夫子之說而欲足成其書不得不爾何以知之以繫辭知之也十翼莫粹于繫辭繫辭或不以子曰起文或以子曰起文或引子曰以答問或中引子曰以為正或末引子曰以為斷于王子謂此與子思作中庸同體蓋繫辭傳門人以夫子之意發明非夫子之親筆也果夫子之親筆則章首子曰何以或有或無或問或答篇中之子曰何以或引或斷也然則繫辭傳之成文且非夫子之全筆則彖傳之具體小象之比辭安得為夫子之全筆耶獨大象乃夫子之筆辭簡義精體明用切

三聖所作之外此包當為夫子之一經而門人得夫子之言獨文言無所附會夫子文言最為明白乾卦文言各以子曰答問深密明暢其後申述卦爻之義不以子曰起文者意便不及如所謂故或之或之者疑之也故无咎迥與前章不同其於六十四卦之中發明爻義者亦文言之體問舉數爻辭義俱明門人不敢足成三百八十四首故於乾坤二卦文言之外餘卦爻言雜諸繫辭傳是為得之後之學者於禮記十翼但欲見夫子著述之多而不敢別其為門人發明之辭與其足成之體今姑論其梗槩如此又當別為讀經者言之

三十有七年魯用田賦 左氏曰季孫欲以田賦使冉有訪諸仲尼仲尼不對而私於冉有曰君子之行也度於禮施取於厚事舉其中歛從其薄如是則以丘亦足矣若不度於禮而貪冒無厭則雖

以田賦將又不足且子季孫若欲行而法則有周公之典在弗聽　穀梁氏曰古者公田什一用田賦非正也

履祥按魯自宣公初稅畝而田稅已倍作丘甲用田賦而兵賦又再倍矣左氏敘孔子之對似非盡聖人語今略之

吳子會魯侯衛侯宋皇瑗于橐皋

左氏曰公會吳于橐皋吳子使太宰嚭請尋盟公不欲使子貢對曰盟所以周信也故心以制之玉帛以奉之言以結之明神以要之寡君以為苟有盟焉弗可改也已若猶可改日盟何益今吾子曰必尋盟若可尋也亦可寒也乃不尋盟吳徵會于衛初衛人殺吳行人且姚而懼謀於行人子羽子羽曰吳方無道無乃辱吾君不如止也子木曰吳方無道國無道必棄疾於人吳雖無道猶足以患衛往也秋衛侯會吳于鄖公及衛侯宋皇瑗盟吳人藩衛侯之舍子服景伯謂子貢曰夫諸侯之會事既畢矣侯伯致禮地主歸餼以相辭也今吾不行禮於衛而藩其君舍以難之子

盍見大宰乃請束錦以行語及衛故大宰嚭曰寡君願事衛君衛君之來也緩寡君懼故將止之子貢曰衛君之來必謀於其衆其衆或欲或否是以緩來其欲來者子之黨也其不欲來者子之讐也若執衛君是墮黨而崇讐也且合諸侯而執衛君誰敢不懼墮黨崇讐而懼諸侯或者難以霸乎乃舍衛侯

三十有八年單子晉侯魯侯會吳子于黃池吳子使駱來告勞楚公子申帥師伐陳於越入吳吳及越平

左氏曰夏會單平公晉定公吳夫差於黃池六月丙子越子伐吳為二隧疇無餘謳陽自南方先及郊吳太子友王子地王孫彌庸壽於姚自泓上觀之彌庸見姑蔑之旗吾父之旗也不可以見讐而不殺也大子曰戰而不克將亡國請待之彌庸不可屬徒五千王子地助之乙酉戰彌庸獲疇無餘地獲謳陽越子至王子地 丙戌復戰大敗吳師獲太子友

王孫彌庸壽於姚丁亥入吳吳人告敗于夫差夫差惡其聞也自剄七人於幕下秋七月辛丑盟吳晉爭先吳人曰於周室我為長晉人曰於姬姓我為伯趙鞅呼司馬寅曰日旰矣大事未成二臣之罪也建鼓整列二臣死之長幼必可知也對曰請姑視之反曰肉食者無墨今吳王有墨國勝乎大子死乎且夷德輕不忍久請少待之乃先晉人吳人將以公見晉侯子服景伯對使者曰王合諸侯則伯帥侯牧以見於王伯合諸侯則侯帥子男以見於伯自王以下朝聘玉帛不同故敝邑之職貢于吳有豐于晉無不及焉以為伯也今諸侯會而君將以寡君見晉君則晉成為伯矣敝邑將改職貢魯賦于吳八百乘若為子男則將半邾以屬于吳而如邾以事晉且執事以伯召諸侯而以侯終之何利之有焉吳人乃止既而悔之囚景伯以還及戶牖謂大宰曰魯將以十月上辛有事于上帝先王何世有職焉若不會祝宗將曰吳實然且謂魯不共而執其賤者何損焉大宰

言于夫差曰無損于魯而祇為名不如歸之乃歸景伯夫差欲伐宋殺其丈夫而囚其婦人太宰嚭曰可勝也而弗能居也乃歸　吳越春秋曰黃池之會吳既長晉而還未踰于黃池越聞吳王久留未歸乃悉士衆將伐之吳又恐齊宋之為害乃命王孫駱告勞于周曰昔楚之不承供貢辟遠兄弟之國吾前君闔閭不忍其惡帶劍挺鈹與楚昭相逐于中原天舍其衷楚師敗績今齊不鑒於楚又不恭王命以遠辟兄弟之國夫差不忍其惡被甲帶劍徑至艾陵天福于吳齊師還鋒而退夫差豈敢自多其功是文武之德所祐助時歸吳不熟于歲遂緣江泝淮開溝深水出于商魯之間而歸告于天子執事周王答曰伯父令子來乎盟國一人則依矣余實嘉之伯父若能輔余一人則兼受永福周室何憂焉乃賜弓弩王胙以增號謚　史記曰國亡大子內空王居外九士皆罷敝于是乃使厚幣以與越平

資治通鑑前編卷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資治通鑑前編卷十八

宋 金履祥 編

周敬王三十有九年魯人獲麟左氏曰西狩于大野叔孫氏之車子鉏商獲麟以為不祥以賜虞人仲尼觀之曰麟也然後取之 公羊氏曰麟者仁獸也有王者則至無王者則不至有以告者曰有麕而角者孔子曰孰為來哉孰為來哉反袂拭面涕沾袍曰吾道窮矣

孔子作春秋史記世家曰孔子因史記作春秋上至隱公下訖哀公十四年十二公 杜氏曰春秋者魯史記之名周之舊典禮經也周德既衰官失其守上之人不能使春秋昭明赴告策書諸所注記多違舊章仲尼因魯史策書成

文考其真偽而志其典禮上以遵周公之遺制下以明將來之法其教之所存文之所害則刊而正之以示勸戒其餘則皆即用舊史不必改也據公羊經止獲麟麟鳳五靈王者之嘉瑞也今麟出非其時虛其應而失其歸此聖人所為感也絕筆于獲麟之一句者所感而起固所以為終也　孟子曰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弒其君者有之子弒其父者有之孔子懼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驅猛獸而百姓寧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　史記曰聞之董生撥亂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春秋之中弒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故易曰差之毫釐繆以千里故臣弒君子弒父非一旦一夕之故其漸久矣有國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讒而不見後有賊而不知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遭變事而

不知其權為人君父而不通春秋之義則必蒙首惡之
名為人臣子而不通春秋之義則必陷篡弒誅死之罪
其實皆以為善為之而不知其義　周子曰春秋正王
道明大法也孔子為後世王者而修也亂臣賊子誅死
于前所以懼生者于後也　程子曰天之生民必有出
類之才起而君長之治之而爭奪息道之而生養遂教
之而倫理明然後人道立天道成地道平二帝而上聖
賢世出隨時有作順乎風氣之宜不先天以開人各因
時而立政暨乎三王迭興三重既備子丑寅之建正忠
質文之更尚人道備矣天運周矣夫子當周之末世以
聖人不復作也順天應時之治不復有也於是作春秋
為百王不易之大法所謂考諸三王而不謬建諸天地
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也
先儒之傳曰游夏不能贊一辭辭不待贊也言不能與
于斯耳斯道也惟顏子嘗聞之矣行夏之時乘殷之輅
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此其準的也後世以史視春秋謂

褒善貶惡而已至于經世之大法則不知也春秋大義數十其義雖大炳如日星乃易見也惟其微辭隱義時措從宜者為難知也或抑或縱或與或奪或進或退或微或顯而得乎義理之安文質之中寬猛之宜是非之公乃制事之權衡揆道之模範也夫觀百物然後識化工之神聚衆材然後知作室之用于一事一義而欲窺聖人之用心非上智不能也故學春秋者必優游涵泳默識心通然後能造其微也後王知春秋之義則雖德非禹湯尚可以法三代之治矣

履祥按春秋之書夫子之所寓意非夫子之有意也太史公有意妄慕孔子上自五帝迄于麟止作為史記猶網羅遺闕求十二諸侯譜以盡諸國世家始末使夫子而有意于褒貶天下之諸侯大夫以成天下之書則必訪周室外史之藏論史記舊聞總諸國是非之故不使其有所遺何止于一國之史也今乃不

然獨因魯史修之蓋夫子因見魯史書法非舊是非失真舉其大者就加筆削其他比事而書國史之常必不盡改而舊史之外亦無增加至于襄昭而後國史未盡出或事所未審或人已共知如楚子麇卒之類不待刪削固不盡改也杜氏所謂上之人不能使春秋昭明記註多違舊章蓋謂春秋藏于史官人所不知而又與禮非舊自經夫子之手則典禮著明是非各得其所學者傳之于是天下亂臣賊子皆知所懼後之有國者有所據以為賞罰作史者有所守以為是非姦雄者有所懼而不敢肆遂與禹抑洪水周公兼夷驅獸同功蓋聖人功化之妙自如此爾自漢以來言春秋者一事一字而曲為之說則又鑿矣

齊陳恒與闞止爭政殺之執簡公寘于舒州左氏曰齊簡公之在魯也闞止有寵焉及即位使為政陳成子憚之諸御鞅言于公曰陳闞不可並也弗聽子我夕陳逆殺人逢之

執以入陳氏方睦使疾而遺之酒肉醉守者殺之而逃陳豹為子我臣與之言政説謂之曰我盡逐陳氏而立女對曰我遠于陳氏矣且違者不過數人何盡逐焉遂告陳氏子行曰彼得君弗先必禍子子行舍于公宫成子兄弟四乘如公子我在幄出逆之遂入閉門侍人禦之子行殺侍人公與婦人飲酒于檀臺成子遷諸寢公將擊之子餘曰非不利也將除害也成子出舍于庫聞公猶怒將出子行抽劍乃止子我歸屬徒攻闈與大門皆不勝乃出陳氏追之豐丘人執之以告殺諸郭關執公于舒州公曰吾早從鞅之言不及此

五月庚申朔日有食之宋向魋謀弒其君不克入于曹以叛自曹出奔衛向巢奔魯司馬牛致其邑而適齊

左氏曰宋桓魋之寵害于公公將討之未及魋先謀公公知之告皇野曰魋將禍余請即救司馬子仲以君命召左師魋之兄

向巢也至告之故對曰魋之不共宋之禍也敢不唯命是聽請瑞馬以命其徒攻桓氏魋欲入子車止之曰不能事君而又伐國民不與也祇取死焉魋遂入于曹以叛使左師巢伐之亦入于曹向魋奔衛公文氏攻之奔齊向巢奔魯宋公使止之巢辭曰臣之罪大盡滅桓氏也若以先臣之故而使有後君之惠也若臣則不可以入矣

論語曰司馬牛憂曰人皆有兄弟我獨亡子夏曰商聞之矣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君子敬而無失與人恭而有禮四海之內皆兄弟也君子何患乎無兄弟也集註曰牛之兄向魋作亂牛憂其為亂而將死也

左氏曰司馬牛致其邑與珪而適齊向魋出于衛而奔齊陳成子使魋為卿司馬牛又致其邑焉而適吳吳人惡之而反趙簡子召之陳成子亦召之卒于魯郭門之外阮氏葬諸丘輿杜氏曰錄其卒葬所在愍賢者失所

履祥按向魋之亂司馬牛常以為憂夫子知之有內省不疚之訓矣而又直以無兄弟為憂子夏廣之胡

氏病其意圓而語滯夫以牛之高節人所招致史所愛愍然何以在宋留巢而不留牛適吳又何至為吳人所惡豈吳人所向異與不然則牛之所以散而無失恭而有禮者亦容有所未至耶此亦牛之尚有疾子夏之言或切中其病也

齊陳恒弑其君簡公于舒州立其弟鶩是為平公孔子請魯侯討之三家不可

論語曰陳成子弑簡公孔子沐浴而朝告于哀公曰陳恒弑其君請討之公曰告夫三子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君曰告夫三子者之三子告不可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　程子曰左氏記孔子之言曰陳恒弑其君民之不予者半以魯之衆加齊之半可克也此非孔子之言誠若此言是以力不以義也若孔子之志必將正名其罪上告天子下告方伯而率與國以討之

至于所以勝齊者孔子之餘事也豈計魯人之衆寡哉當是時天下之亂極矣因是足以正之周室其復興乎魯之君臣終不從之可勝惜哉

履祥按弑君之賊人得討之孔子告老久矣而兩言從大夫之後則見在之大夫當如何也不敢不告猶湯曰予畏上帝不敢不正蓋理不可泯而聖人職分不可不爾然而言曰以吾從大夫之後夫子蓋以自任也魯為齊弱其來固久使魯之君臣授之以兵而委其責于夫子則夫子固有處矣惜也夫子暮年有此一事又不得為而天下迄不得蒙聖人之力後世卒不見聖人有為之畧深可嘆哉

魯饑

論語曰哀公問于有若曰年饑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對曰盍徹乎曰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對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

履祥按哀公之問年饑謂歲凶而百姓饑餒也用不足謂賦少而國用缺乏也年饑不可加賦而用不足又不可不加賦有若對曰盍徹乎盍且對年饑一句先以寬民力為重也及哀公有二吾猶不足之言則是因盍徹之對而專憂國用之不足故有子之意謂國家以民力為本民足則君自可與之俱足若民力不足君雖欲獨足其誰與守之則是有國者當以民力為重而已

四十年齊高無丕出奔北燕東萊呂氏大事記解題曰國高天子之貳守也田恒作亂故無丕出奔元王五年犂丘之役無丕復見于傳蓋田氏尋復之也史記年表是年書齊自是稱田氏謂諸侯不復知有齊也自陳敬仲奔齊以陳字為田氏應劭曰田始食邑也鄭伯伐宋晉趙鞅帥師伐衛呂氏曰晉趙鞅嘗納蒯聵于戚此師其為蒯聵而舉與齊及魯平子服

何如齊端木賜為介齊歸魯侵地左氏曰孟懿子卒成人奔喪弗內袒免哭于衢聽共弗許成叛于齊武伯伐成不克齊陳瓘如楚過衛仲由見之曰天或者以陳氏為斧斤既斲喪公室而他人有之不可知也其使終饗之亦不可知也若善魯以待時不亦可乎子玉曰吾受命矣子使告我弟冬及齊平子服景伯如齊子贛為介陳成子館客曰寡君使恒告曰寡人願事君如事衛君景伯揖子贛而進之對曰寡君之願也昔晉人伐衛齊為衛故伐晉因與衛地自濟以西禚媚杏以南書社五百吳人加敝邑以亂齊因其病取讙與闡寡君是以寒心若得視衛君之事君也則固願也乃歸成

熒惑守心史記曰宋景公三十七年熒惑守心心宋之分野也景公憂之司星子韋曰可移于相公曰相吾之股肱曰可移于民公曰君者待民曰可移于歲公曰歲饑民困吾誰為君子韋曰天高聽卑君有君人之言三熒惑宜有動于是候

之果從三度

四十有一年衛世子蒯聵自戚入于衛是為莊公其子輒出奔魯衛侯使鄢肸來告

左氏曰衛孔圉取太子蒯聵之姊生悝孔氏之豎渾良夫長而美孔文子卒通于內大子在戚孔姬使之馬大子與之言曰苟使我入獲國服冕乘軒三死無與與之盟為請于伯姬良夫與大子入舍于孔氏之外圃昏二人蒙衣而乘寺人羅御孔氏之老欒寧問之稱姻妾以告遂入適伯姬氏既食孔伯姬杖戈而先大子與五人介輿豭從之迫孔悝于廁強盟之遂劫以登臺欒寧使告季子季子將入遇子羔將出曰門已閉矣季子曰吾姑至焉子羔曰弗及不踐其難季子曰食焉不辟其難子羔遂出子路入及門公孫敢門焉曰無入為也季子曰求利焉而逃其難由不然利其祿必救其患有使者出乃入曰大子焉用孔悝雖殺之必或繼之且曰大子無勇若燔臺半必舍孔叔大子聞之懼下石乞

孟黶敵子路以戈擊之斷纓子路曰君子死冠不免結纓而死孔子聞衛亂曰柴也其來由也死矣孔悝立莊公召獲奉輒奔魯膳成褚師比出奔宋衛侯使鄢武子告于周曰蒯聵得罪於君父君母逋竄于晉晉以王室之故不棄兄弟寘諸河上天誘其衷獲嗣守封焉使下臣肸敢告執事王使單平公對曰肸以嘉命來告余一人往謂叔父余嘉乃成世復爾祿次敬之哉方天之休弗敬弗休悔其可追衛侯飲孔悝酒于平陽而行出奔宋

孔子卒于魯

左氏曰夏四月己丑孔丘卒公誄之曰旻天不弔不憖遺一老俾屏一人以在位煢煢余在疚嗚呼哀哉尼父無自律子贛曰君其不沒于魯乎夫子之言曰禮失則昏名失則愆失志為昏失所為愆生不能用死而誄之非禮也稱一人非名也君兩失之杜氏曰四月十八日乙丑無己丑已丑五月十二日日月必有誤魯襄公二十二年生至今七十三也禮記曰孔子蚤作負手曳杖消搖于門歌曰泰山其頹乎

梁木其壞乎哲人其萎乎既歌而入當戶而坐子貢聞之曰泰山其頹則吾將安仰梁木其壞哲人其萎則吾將安放夫子殆將病也遂趨而入夫子曰賜爾來何遲也夏后氏殯於東階之上則猶在阼也殷人殯於兩楹之間則與賓主夾之也周人殯於西階之上則猶賓之也而丘也殷人也予疇昔之夜夢坐奠於兩楹之間夫明王不興而天下其孰能宗予予殆將死也蓋寢疾七日而沒 孟子曰昔者孔子沒三年之外門人治任將歸入揖於子貢相嚮而哭皆失聲然後歸子貢反築室於場獨居三年然後歸他日子夏子張子游以有若似聖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彊曾子曾子曰不可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皜皜乎不可尚已 史記曰孔子葬魯城北泗上弟子及魯人往從冢而家者百有餘室因命曰孔里魯世世相傳以歲時奉祠孔子冢而諸儒亦講禮鄉飲大射於孔子冢故所居堂弟子後世因廟藏孔子衣冠琴車書 皇覽曰冢去城一里塋百畝冢南北

十步東西十三步高一丈二尺前以瓴甓為祠壇方六尺與地平塋樹以百數皆異種傳言弟子異國人各持其方樹來種柞枌雒離安貴五味毚檀之木不生荊棘刺人之草

楚公孫勝弒令尹公子申司馬公子結執楚子寘于高府陳人侵楚沈諸梁率方城外人討勝誅之迎楚子復位

左氏曰楚太子建之遇讒也奔宋又奔鄭鄭人甚善之又適晉與晉人謀襲鄭乃求復焉鄭人復之如初晉人使謀于子木建也請行而期焉鄭人省之得晉諜焉遂弒子木其子曰勝在吳子西欲召之葉公曰吾聞勝也詐而亂無乃害乎子西曰吾聞勝也信而勇不為不利舍諸邊竟使衛藩也葉公曰周仁之謂信率義之謂勇吾聞勝也好復言而求死士殆有私乎復言非信也期死非勇也子必悔之弗從召之使處吳竟為白公請伐鄭子西曰楚未節也不然吾不忘也他

曰又請許之未起師晉人伐鄭楚救之與之盟勝怒曰
鄭人在此讎不遠矣自厲劒子期之子平見之曰王孫
何自厲也曰勝以直聞不告女庸為直乎將以弒爾父
平以告子西子西曰勝如卵余翼而長之楚國第我死
令尹司馬非勝而誰勝聞之曰令尹之狂也得死乃非
我子西不悛吳人伐慎白公敗之請以戰備獻許之遂
作亂殺子西子期于朝而劫楚子子西以袂掩面而死
石乞曰焚庫弒王不然不濟白公曰不可弒王不祥焚
庫無聚將何以守乞曰有楚國而治其民以敬事神可
以得祥且有聚矣弗從葉公在蔡方城之外皆曰可以
入矣子高曰以險徼幸者其求無饜偏重必離聞其殺
齊管修也而後入白公欲以子閭為王不可劫以兵子
閭曰王孫若安靖楚國匡正王室而後庇焉啟之願也
敢不聽從若將專利以傾王室不顧楚國有死不能遂
殺之而以楚子如高府石乞尹門圉公陽穴宫負楚子
以如昭夫人之宫葉公亦至及北門或遇之曰君胡不

胄國人望君如望慈父母焉盜賊之矢若傷君是絕民望也若之何不胄乃胄而進又遇一人曰君胡胄國人望君如望歲焉日月以幾若見君面是得艾也其亦夫有奮心猶將旌君以狥于國而又掩面以絕民望乃免胄而進遇箴尹固帥其屬將與白公子高曰棄德從賊其可保乎乃從葉公使與國人以攻白公白公奔山而縊其徒微之生拘石乞而問白公之死對曰余知其死所而長者使余勿言曰不言將烹乞曰事克則卿不克則烹固其所也乃烹石乞沈諸梁兼二事國寧乃使寧為令尹子西子使寬為司馬子期子而老于葉

衛逐太叔遺遺奔晉 左氏曰衛侯占夢嬖人求酒于大叔僖子不得與卜人比而告公曰君有大臣在西南隅弗去懼害乃逐太叔遺遺奔晉

四十有二年越子伐吳敗之于笠澤 國語曰越子句踐即位三年興師伐吳戰于五湖不勝棲于會稽用范蠡計令大夫種行成于

吳曰請士女女于士大夫女女于大夫隨之以國家之重器吳人不許大夫種來而復往曰請委管籥屬國家以身隨之君王制之吳人許諾越子曰蠡為我守于國對曰四封之內百姓之事蠡不如種也四封之外敵國之制立斷之事種不如蠡也越子曰諾令大夫種守于國與范蠡入宦于吳三年而吳人遣之句踐之地南至于句北至于禦兒東至于鄞西至于姑蔑廣運百里乃致其父母昆弟而誓之曰寡人聞古之賢君四方之民歸之若水之歸下也今寡人不能將帥二三子夫婦以蕃命壯者無取老婦老者無取壯妻女子十七不嫁其父母有罪丈夫二十不取其父母有罪將免者以告公醫守之生丈夫二壺酒一犬生女子二壺酒一豚生三人公與之母生二人公與之餼當室者死三年釋其政支子死三月釋其政必哭泣葬埋之如子令孤子寡婦貧病者納宦其子其達士潔其居美其服飽其食而摩厲之于義四方之士來者廟禮之句踐載稻與脂于舟

以行國之儒子之游者無不餔也無不歠也必問其名非其身之所種則不食非其夫人之所織則不衣十年不收於國民居有三年之食吳子夫差還自黃池息民不戒越大夫種曰吾謂吳王將遂涉吾地今罷師而不戒以忘我我不可以怠今吳民既罷而大荒薦饑市無赤米而囷鹿空虛其民必移就蒲蠃于東海之濵王若令起師以會奪之利無使失悛夫吳之邊鄙遠者罷而未至吳王將恥不戰必不須至之會也而以中國之師與我戰我遂踐其地其至者亦將不能之會也已吾用御兒臨之吳王若慍而又戰幸遂可出若不戰而結成王安厚取名而去之越子曰善乃大戒師伐吳吳子起師軍于江北越子軍于江南越子乃中分其師以為左右軍以其私卒君子六千人為中軍明日將舟戰于江及昏乃令左軍銜枚泝江五里以須亦令右軍銜枚踰江五里以須夜中乃命左右軍涉江鳴鼓中水以須吳師聞之大駭曰越人分為二師將以夾攻我師乃不待

旦亦中分其師將以禦越越子乃令其中軍銜枚潛涉不鼓不譟以襲攻之吳師大北越之左軍右軍乃遂涉而從之又大敗于沒吕氏曰國語載此戰與圍吳相接按左傳後四年越乃圍吳以大夫種始謀考之必姑結成而退至于再舉始圍吳也

晉趙鞅圍衛齊國觀陳瓘救衛晉師還

左氏曰趙鞅使告于衛曰君之在晉也志父為主請君若大子來以免志父不然寡君其曰志父之為也衛侯辭以難大子又使椓之鞅圍衛齊國觀陳瓘救衛得晉人之致師者子玉使服而見之曰國子實執齊柄而命瓘曰無辟晉師子又何辱簡子曰我卜伐衛未卜與齊戰乃還

楚滅陳殺陳湣公

左氏曰楚白公之亂陳人恃其聚而侵楚楚既寧將取陳麥卜之武城尹子西子公孫朝也吉使帥師取陳麥陳人御之敗遂圍秋滅陳 史記曰楚惠復國以兵北伐弑陳湣公楚滅陳而有之舜之德可謂至矣禪位于夏而後世

血食者歷三代及楚滅陳而
田常得政于齊卒為建國

晉趙鞅復伐衛衛人出其君蒯聵而與晉平晉立公孫般師莊公死于戎州已氏

左氏曰衛侯謂渾良夫曰吾繼先君而不得其器若之何良夫代執火者而言曰疾與亡君皆君之子也召之而擇材焉可也若不材器可得也豎告大子大子使五人輿豭劫公而強盟之且請殺良夫公曰其盟免三死曰請三之後有罪殺之公曰諾哉衛侯為虎幄于藉圃求令名者而與之始食焉太子請使良夫良夫乘衷甸兩牡紫衣狐裘至袒裘不釋劍而食大子使牽以退數之以三罪而殺之衛侯夢于北宮見人登昆吾之觀被髮北面而譟曰登此昆吾之虛綿綿生之瓜余為渾良夫叫天無辜衛侯貞卜其繇曰如魚竀尾衡流而方羊裔焉大國滅之將亡闔門塞竇乃自後踰冬晉復伐衛入其郛將入城簡子曰止叔向有言曰怙亂滅國者無

後衛人出莊公而與晉平晉立襄公之孫般師而還十一月衛侯自鄄入般師出初公登城以望見戎州問之以告公曰我姬姓也何戎之有焉翦之公使匠久欲逐石圃未及石圃因匠氏攻公公闔門而請弗許踰于北方而隊折股戎州人攻之大子疾公子青踰從公戎州人殺之公入于戎州己氏初公自城上見己氏之妻髮美使髡之以為呂姜髢既入焉而示之璧曰活我吾與女璧己氏曰殺汝璧其焉往遂殺之衛人復公孫般師而立之齊人伐衛立公子起執般師而歸齊侯魯侯盟于蒙左氏曰公會齊侯盟于蒙孟武伯相齊侯稽首公拜齊人怒武伯曰非天子寡君無所稽首甲子

四十有三年衛石圃逐其君起起奔齊衛出公輒自齊復歸逐石圃復石魋與大叔遺齊陳恒殺鮑氏晏氏及

公族之强者割齊安平以東至瑯琊為封邑史記曰田常既弑簡公懼諸侯共誅己乃盡歸魯衛侵地西約晉韓魏趙氏南通吳越之使修功行賞親于百姓以故齊復定田常言于齊平公曰德施人之所欲君其行之刑罰人之所惡臣請行之行之五年齊國之政皆歸田常田常于是盡殺鮑晏及公族之强者而割齊自安平以東至瑯琊自為封邑大于平公之所食

秦悼公卒子嗣是為厲共公

四十有四年越人侵楚楚公子慶公孫寬追越師不及左氏曰越以誤吳也

楚沈諸梁伐東夷三夷男女及楚師盟于敖呂氏曰報越之侵也三夷越之屬也言男女無君長也

王崩太子仁踐位

吳伐楚呂氏曰為越所驕也楚世家書吳夫差彊陵齊晉來伐楚

魯叔青來京師

丙寅元王元年齊人魯人鄭人會于廩丘左氏曰齊人來徵會夏會于廩丘為鄭故謀伐晉鄭人辭諸侯秋師還　杜氏曰晉公室卑

吳子殺公子慶忌左氏曰吳公子慶忌驟諫吳子曰不改必亡弗聽出居于艾遂適楚聞越伐吳請歸平越遂歸欲翦除不忠者以說于越吳人殺之　呂氏曰慶忌以勇聞于國語諸侯世之言慶忌者多異當以左氏為正

越圍吳曰越子伐吳吳人出挑戰一日五反越子欲許之范蠡曰古之善用兵者贏縮以為常四時以為紀無過天極究數而止天道皇皇日月以為常明者以為法微者則是行陽至而陰陰至而陽日困而還月盈而匡古之善用兵者因天地之常與之俱行後則用陰先則用陽後無陰蔽先無陽察用人無蓺往從其所剛彊以禦陽節不盡不死其野彼來從我固守勿與若將與之必因天地之災又觀其民之饑飽勞逸以參之盡其陽節盈吾陰節

而奪之利宜為人主剛彊而力疾陽節不盡輕而不可取宜為人主安徐而重固陰節不盡柔而不可迫凡陳之道設右以為牝益左以為壯蚤晏無失必順天道周旋無究今其來也剛彊而力疾王姑待之越子曰諾弗與戰居軍三年吳師自潰 呂氏曰越語下篇所載范蠡之詞多與管子勢篇相出入在管子十五卷辭氣奇峻不類春秋時語意者戰國之初為管仲范蠡之學者潤色之然圍之三年以待其衰必蠡之謀也

晉定公卒子錯嗣 是為出公

晉趙簡子卒立其次子無恤 襄子 按世家趙武生景叔景叔生簡子鞅鞅生無恤 司馬公通鑑曰趙簡子之子長曰伯魯幼曰無恤將置後不知所立乃書訓誡之辭于二簡以授二子曰謹識之三年而問之伯魯不能舉其辭求其簡已失之矣問無恤誦其辭甚習求其簡出諸袖中而奏之于是簡子以無恤為賢立以為後以無恤為後在敬王二十年簡子使尹鐸為晉

陽請曰以為繭絲乎抑為保障乎簡子曰保障哉尹鐸損其戶數簡子謂無恤曰晉國有難而無以尹鐸為少無以晉陽為遠必以為歸國語載此事在鐵之戰前則在敬王二十七年之前

蜀聘于秦

呂氏曰蜀見于牧誓地與秦接秦記書蜀人來賂賂即聘也聘必有幣秦用夷不能盡行聘禮故其國史凡聘皆謂之賂

晉荀瑤伐鄭取九邑

呂氏曰荀瑤智伯也通鑑曰初智宣子將以瑤為後智果曰不如宵也瑤之賢于人者五其不逮者一也美鬢長大則賢射御足力則賢技藝畢給則賢巧文辯慧則賢彊毅果敢則賢如是而甚不仁夫以其五賢陵人而以不仁行之其誰能待之若果立瑤也智宗必滅弗聽智果別族于太史為輔氏此事在前今以荀瑤初見于史故原其始

二年晉趙無恤使楚隆如吳

大事記在元王元年按史記世家在襄子元年則元王之二年也左氏曰越圍吳趙孟降于喪食楚隆曰

三年之喪親暱之極也主又降之無乃有故乎趙孟曰黃池之役先主與吳王有質曰好惡同之今越圍吳嗣子不廢舊業而敵之非晉之所能及也吾是以為降楚隆曰若使吳知之若何趙孟曰可乎隆曰請嘗之乃往先造于越軍曰吳犯間上國多矣聞君親討焉諸夏之人莫不欣喜請入視之許之告于吳子曰寡君之老無恤使陪臣隆敢展謝其不共黃池之役君之先臣志父得承齊盟曰好惡同之今君在難無恤不敢憚勞非晉國之所能及也使陪臣敢展布之吳子拜稽首曰寡人不佞不能事越以為大夫憂拜命之辱句踐將生憂寡人寡人死之不得矣又曰溺人必笑吾將有問也史黯何以得為君子對曰黯也進不見惡退無謗言曰宜哉

晉趙無恤滅代 史記曰襄子姊前為代王夫人簡子既葬未除服北登夏屋 夏屋山名在代州鴈門縣東北三十五里與句注山相接乃北之險請代王使廚人操銅枓以食代王及從者行斟陰令宰人各

以科擊殺代王及從官遂興兵平代地其姊聞之泣而呼天摩笄自殺代人憐之所死地名之為摩笄之山山在今蔚州飛狐縣東北百五十里魏土地記所載死事甚詳與此不同見史記正義遂以代封伯魯子周為代成君伯魯者襄子兄故太子太子蚤死故封其子　呂氏曰代北狄之别也世家曰翟犬代之先也其國在今蔚州襄子闕新稚狗之勝見國語而能戒念伯魯之廢而傳國于其子可謂有君子之資矣至于夏屋之役行如虎狼獨何歟蓋生于兼并無親之國而承簡子貪暴之規模遂以為臨大利決大計非用仁義之所也悠悠千載同隔一見豈不哀哉

履祥按代今蔚代二州之地也夫結兵固簡子之盟而考之世家則取代亦簡子之志也簡子托之夢帝以賜代託之寶符而示無恤以取代為是立無恤也無恤居喪念簡子之志為兵之圖而降食為代之利

而詐擊之可謂能成父之志矣然救吳善也而以力不及辭之滅代惡也則盡心力而為焉成其惡而不成其善是安得為繼志之孝乎

越人聘于魯又聘于齊左氏曰越人始來杜氏曰越既勝吳欲霸中國遣使適魯史記年表齊平公七年越人始來

齊侯魯侯邾子盟于顧左氏曰齊人責稽首因歌之曰魯人之皐數年不覺使我高蹈皐與嗚叶惟其儒書以為二國憂書與憂叶是行也公先至于陽穀

三年越人納邾子益于邾大子革奔越左氏曰邾隱公自齊奔越曰吳為無道執父立子越人歸之大子革奔越

越滅吳吳子夫差自殺國語曰越師遂入吳國夫差帥其賢良與其重祿以上姑蘇越圍王臺夫差懼使王孫雄行成于越曰昔不穀先委制于越君君告孤請

成男女服從孤無奈越之先君何畏天之不祥不敢絕祀許君成以至于令令孤不道得罪于君王君王以親辱于敝邑孤敢請成男女服為臣御勾踐弗忍將許之范蠡進諫曰聖人之功時為之庸得時弗成天有還形天節不遠五年復反小凶則近大凶則遠伐柯者其則不遠令君王不斷其忘會稽之事乎乃不許使者往復來辭愈卑禮愈尊句踐又欲許之蠡曰孰使我早朝而晏罷者非吳乎與我爭三江五湖之利者非吳邪十年謀之一朝而棄之其可乎王姑勿許其事將易冀已勾踐曰吾欲勿許而難對其使者子其對之蠡乃左提鼓右援枹以應使者曰昔天以越賜吳而吳不受令天以吳賜越越敢不聽天之命而聽君之令乎乃不許成因使人告于夫差曰天以吳賜越孤不敢不受以民生之不長王其無死民生于地上寓也其與幾何寡人其達王于甬句東注曰令句章東海口外洲也夫婦三百唯王所安以沒王年夫差辭曰寡人禮先一飯君若不忘

周室而為敝邑宸宇亦寡人之願也君若曰吾將殘汝社稷滅汝宗廟寡人請死吾何面目以視于天下乎夫差將死曰使死者無知則已若其有知吾何面目以見員也乃縊越人以歸吳自太伯至夫差二十五世今日本國亦云吳太伯之後蓋吳亡其子孫支庶入海為倭也

越子會齊晉及諸侯于徐州世家曰句踐已平吳乃以兵北渡淮與齊晉諸侯會于徐徐州呂氏曰徐徐州即舒州也字从人音舒

越人致貢王賜越子胙命為伯世家曰致貢于周周元王使人賜句踐胙命為伯吳越春秋曰句踐乃使使號令齊楚秦晉皆輔周室血盟而去秦不如越之命句踐乃選吳越將士西渡河以攻秦軍士苦之會秦怖懼逆自引咎越乃還軍

越子以江北地至泗上與楚以泗東地與魯歸吳所侵宋地世家曰句踐已會渡淮而南以淮上地與楚又與魯

泗東方百里歸吳所侵地于宋越兵横行于江淮東諸侯畢賀號稱霸王

外紀曰越索卒於楚而攻晉左史倚相謂楚子曰越已破吳豪士死鋭卒盡大甲傷索兵攻晉示我病也不如起師與之分吳楚子曰善起師從之越伯怒將擊楚文種曰我僣矣與戰必不克不如賂之乃割露山之西五百里以與楚

履祥按左史倚相見于楚靈之末歷平昭惠而今尚在是及見春秋以後也舊云左氏傳丘明所作前儒非之謂左丘姓而明名其人于夫子年輩為先此左氏非左丘明也文公疑左氏乃左史之氏意楚左史倚相之徒為之其信然乎

越范蠡去越越伯殺其大夫文種

大事記曰按史記國語范蠡與句踐深謀二十餘年竟滅吳北渡兵于淮以臨齊晉反國蠡以為大名之下難以久居且句踐可與同患難與處安反至

五湖辭于勾踐曰君王勉之臣不復入吴國矣勾踐曰不穀疑子之所謂者何也對曰臣聞之為人臣者君憂臣勞君辱臣死昔者王辱于會稽臣所以不死者為此事也今事已濟矣蠡請從會稽之罰勾踐曰所不掩子之惡揚子之美者使其身無終没于越國子聽吾言與子分國不聽吾言身死妻子為戮范蠡對曰臣聞命矣君行制臣行意遂乘輕舟以浮于五湖莫知其所終極

史記曰范蠡去自齊遺大夫種書曰蜚鳥盡良弓藏狡兎死走狗烹越王為人長頸鳥喙可與共患難不可與共安樂子何不去種見書稱疾不朝人或讒種且作亂越王乃賜種劒曰子教寡人伐吴七術寡人用其三而敗吴其四在子子為我從先王試之種自殺

四年晉荀瑤告伐齊

左氏曰晉荀瑤伐齊高無丕帥師御之知伯視齊師馬駭遂驅之曰齊人知余旗其謂余畏而反也及壘而還將戰長武子請卜知伯曰君告于天子而卜之以守龜于宗祧吉矣

吾又何卜焉且齊人取我英邱君命瑤非敢耀武也治英邱也以辭伐罪足矣何必卜戰于犁邱齊師敗績知伯親禽顏庚 吳氏曰知伯賢于人者五犁邱之役見其三焉馬駭驅之親禽顏庚射御足力也拒長武子之辭巧文辯慧也決戰不卜强毅果敢也告於天子卜之守龜春秋之末猶如此 魯叔青如越 越諸鞅聘魯蔡成侯卒子產嗣 是為聲侯 楚人聘于秦五年晉侯及魯臧石伐齊取廩丘 左氏曰晉侯將伐齊使來乞師曰昔臧文仲以楚師伐齊取穀宣叔以晉師伐齊取汶陽寡君欲徼福于周公願乞靈于臧氏臧石帥師會之取廩丘軍吏令繕將進萊章曰君卑政暴往歲克敵今又勝都天奉多矣又焉能進是躛言也役將班矣晉師乃還餼臧石牛大史謝之曰以寡君之在行牢禮不度敢展謝之 越人執郳子以歸立公子何 左氏曰郳

子又無道越人執之以歸而立公子何何亦無道

魯侯以公子荊之母為夫人荊為太子左氏曰公子荊之母嬖將以為夫人使宗人釁夏獻其禮對曰無之公怒曰女為宗司立夫人國之大禮也何故無之對曰周公及武公娶于薛孝惠娶于商自桓以下娶于齊此禮也則有若以妾為夫人則固無其禮也公卒立之而以荊為太子國人始惡之

魯侯朝于越左氏曰公如越得太子適郢大子名也將妻公而多與之地公孫有山使告于季孫季孫懼使因太宰嚭而納賂焉乃止　呂氏曰嚭亡吳者也勾踐不以為首誅而又寵扶之其不終伯也宜哉

履祥按史記吳世家越滅吳誅太宰嚭以為不忠而左氏傳宰嚭復見于越為魯納賂二書必有一誤當以左氏為正勾踐謂欲赦吳而范蠡卒滅之然范蠡得西施也以色而勾踐之用宰嚭也以財與是又五

霸之罪
人也

義渠聘秦六年衛侯輒出奔宋左氏曰初衛人翦夏丁氏以其帑賜彭封彌子彌子飲公酒納夏戊之女嬖為夫人其弟期大叔疾之從孫甥也少畜于公以為司徒夫人寵衰期得罪公之入也奪南氏邑奪司寇亥政使侍人納公文懿子之車于池使優狡盟拳彌而甚近信之使三匠久為靈臺于藉圃與諸大夫飲酒焉褚師聲子韈而登席公怒辭曰臣有疾異于人若見之君將㱿之是以不敢公愈怒大夫辭之不可褚師出公戟其手曰必斷而足聞之與公孫彌牟公文要司寇亥司徒期因三匠與拳彌以作亂使拳彌入于公宮而自大子疾之宮譟以攻公鄄子士請禦之彌援其手曰不見先君乎君何所不逞欲且君嘗在外矣豈必不反當今不可衆怒難犯休而易間也乃出將適蒲彌曰晉無信不可將適鄄彌曰齊晉爭我

不可將適陘彌曰魯不足與請適城鉏以鉤越越有君

乃適城鉏彌曰衛盜不可知也請速自我始乃載寶以

歸公為支離之卒因祝史揮以侵衛衛人病之懿子知

之請逐揮曰彼好專利而妄夫見君之入也將先道焉

若逐之必出于南門而適君所夫越新得諸侯必將請

師焉揮在朝遣諸其室乃館諸外里遂有寵使如越請

師

魯侯自越反 左氏曰六月公至自越季康子孟武伯逆于五梧郭重僕見二子曰惡言多矣君請盡之公宴于五梧武伯為祝惡郭重曰何肥也季孫曰請飲彘也以魯國之密邇仇讐臣是以不獲從君克免于大行又謂重也肥公曰是食言多矣能無肥乎飲酒不樂公與大夫始有惡

七年越皐如后庸宋樂茷魯叔孫舒伐衛納衛侯輒衛人賂之不克納

衛人立黜 是為悼公 左氏曰叔孫舒帥師會越皐如后庸宋樂茷納衛侯文子欲納之文子彌年

懿子曰君懷而虐少待之必毒于民乃睦于子矣師侵外州大獲出禦之大敗掘褚師定子之墓焚之于平莊之上文子使王孫齊私于皐如曰子將大滅衛乎抑納君而已乎皐如曰寡君之命無他納衛君而已文子致衆而問焉曰君以蠻夷伐國國幾亡矣請納之衆曰勿納曰彌年亡而有益請自北門出衆曰勿出重賂越人申開守陴而納公公不敢入師還立悼公南氏相之以城鉏與越人公曰期則為此令苟有怨于夫人者報之

衛人使司徒期聘於越

聘左氏曰司徒期聘于越為悼公聘公攻而奪之幣期告越伯越伯命取之期以衆取之公怒殺期之甥之為太子者出公自城鉏使以弓問子贛且曰吾其入乎子贛稽首受弓對曰臣不識也私于使者曰昔成公孫于陳甯武子孫莊子為宛濮之盟而君入獻公孫于衛齊子鮮子展為夷儀之盟而君入今君再在孫矣內不聞獻之親外不聞成之卿則賜不識所由入也詩曰無競惟人四方

其順之若得其人四方以為主而國于何有遂卒于越

履祥按有子曰本立而道生蒯聵與輒皆非孝子故其所以為國者顛錯妄謬事事足以取亡或謂輒初在國未見過舉其于孔子不失公養之禮何其再入之多妄也是不然惡莫大于拒父其他小事則輒年齒尚少聽于孔叔而孔叔又聽于季子所以其惡未著耳

宋景公卒太尹立啟六卿逐啟及太尹而立得是為昭公左氏曰宋景公無子取公孫周之子得與啟元公曾孫畜諸公宮未有立焉于是六卿三族降聽政因大尹以達大尹常不告而以其欲稱君命以令國人惡之公遊于空澤卒于連中大尹興空澤之士千甲奉公自空桐入如沃宮使召六子曰君請六子畫至以甲劫之曰君有疾病請二三子盟乃盟于少寢之庭曰無為公室不利

大尹立啟奉喪殯于大宮三日而後國人知之司城茷使宣言于國曰大尹惑蠱其君而專其利令君無疾而死又匿之是無他矣大尹之罪也六子在唐孟將歸授甲徒狥于國曰大尹惑蠱其君以陵虐公室與我者救君者也衆曰與之使國人施于大尹大尹奉啟以奔楚乃得立

王崩太子介踐位晉荀瑤城宅陽大事記曰水經注竹書紀年晉出公六年荀瑤城宅陽濟瀆之旁有故宅陽城也魏冉攻魏芒卯于北宅乃此地屬滎陽

癸酉貞定王元年大事記曰史記作定王介世本司馬貞索隱蘇氏古史並作貞王皇甫謐經世稽古錄並作貞定王今姑從稽古錄紀年並列衆說以待知者

越人使后庸聘魯且言邾田魯侯及越后庸盟于平陽左氏曰越子使后庸來聘且言邾田封于駘上盟于平陽三子皆從康子病之言及子贛曰若在此吾不及此夫武伯曰

然何不召曰固將召之文子曰他日請念

晉荀瑤帥師伐鄭齊陳恒帥師救鄭晉師還

左氏曰晉荀瑤帥師伐鄭次于桐丘鄭駟弘請救于齊齊師將興陳成子屬孤子三日朝設乘車兩馬繫五邑馬召顏涿聚之子晉曰隰之役而父死焉顏庚以國之多難未女恤也今君命女以是邑也服車而朝毋廢前勞乃救鄭及留舒違國七里穀人不知及濮雨不涉子思曰國參大國在敝邑之宇下是以告急今師不行恐無及也成子衣製杖戈立于阪上馬不出者助之鞭之智伯聞之乃還曰我卜伐鄭不卜敵齊使謂成子曰大夫陳之自出陳之不祀鄭之罪也楚滅陳此誣故寡君使瑤察陳衷焉謂大夫其恤陳乎若利本之顛瑤何有焉成子怒曰多陵人者皆不在知伯其能久乎中行文子曰有自晉師告寅者將為輕車千乘以厭齊師之門成子曰寡君命恒曰無及寡無畏衆雖過千乘敢避之乎將以子之命告寡君文子曰吾

乃令知所以亡君子之謀也始哀終皆舉之而後入焉令我三不知而入之不亦難乎

履祥按陳常知伯皆專國者其相遇如此學者當考其所以得失成敗之故也

魯侯出奔越　左氏曰季康子卒公弔焉降禮公患三桓之侈也欲以諸侯去之三桓亦患公之妄也故君臣多間公遊于陵阪遇孟武伯于孟氏之衢曰請有問于子余及死乎對曰臣無由知之三問卒辭不對公欲以越伐魯而去三桓秋公如有陘氏因孫于邾乃遂如越

魯哀公卒于有山氏

魯人立其子寧　是為悼公　史記曰國人迎哀公復歸卒于有山氏子寧立是為悼公悼公之時三桓勝魯如小侯卑于三桓之家　古史曰子貢吉哀公不沒于魯而史記稱哀公自越歸卒于有山氏歸于有山而不歸魯事未可信也

履祥按魯昭公在外非不久魯未嘗別立君也今立其子寧則是哀公沒于外矣未及告立而沒于有山氏事容有之夫不薨于其位猶道死也雖謂之不沒于魯亦可也經世書三桓作難弒其君哀公蓋除心之法不弒而實弒也

二年魯悼公令本年表在四年大事記辨云在二年經世同

三年晉地震四年燕

獻公卒孝公立越菼執卒子鹿郢嗣是為鼫與索隱曰紀年云晉出公十年十一月于越子勾踐卒是為菼執次鹿郢立樂資云越語謂鹿郢為鼫與

履祥按句踐大子左氏作適郢紀年作鹿郢史記作鼫與當以左氏紀年為正鹿與適語訛爾鼫與必其號猶勾踐之號菼執也菼執越語如西域二合之音即華言德云

五年晉荀瑤趙無恤帥師圍鄭左氏曰悼之四年晉荀瑤帥師圍鄭未至鄭駟弘曰知伯愎而好勝早下之則可行也乃先保南里以待之知伯入南里門于桔柣之門鄭人俘酅魁壘晉士也賂之以知政閉其口而死將門知伯謂趙孟入之對曰主在此知伯曰惡而無勇何以為子對曰以能忍恥庶無害趙宗乎知伯不悛趙襄子由是惎知伯六年晉人楚人聘秦鄭聲公卒子易嗣是為哀公晉河絕于扈八年秦塹阿房秦伐大荔取其王城大事記曰大荔戎之別種也徐廣曰令之臨晉也按匈奴傳岐梁山涇漆之北有義渠大荔烏氏朐衍之戎外紀曰是時義渠大荔最强築城數十皆自稱王十年越鹿郢卒子不壽嗣是為盲姑十有一年晉荀瑤與趙氏韓氏魏氏分范中行

氏之地以為已邑晉侯告于齊魯請伐四卿四卿反攻其君晉侯奔齊晉荀瑤滅夙繇大事記曰夙繇狄國也戰國策作仇由智伯欲攻夙繇而無道鑄大鐘方車二軌以遺之夙繇之君斬岸堙谿以迎鐘赤章蔓枝諫曰智伯貪而無信欲攻我而無道令師必隨之君曰大國為懽而子逆之不祥赤章蔓枝曰為人臣不忠貞罪也忠貞不用遠身可也斷轂而行至齊七月而夙繇亡外紀載于此今年從之

十有二年晉出公卒于齊荀瑤立昭公曾孫驕是為哀公而專其政史記曰知伯與趙韓魏共分范中行地以為邑出公怒告齊魯欲以伐四卿四卿恐遂反攻出公出公奔齊道死故知伯乃立昭公曾孫驕為晉君是為哀公趙世家作懿公紀年作敬公哀公大父雍晉昭公少子也號戴子戴子生忌忌善知伯早死知伯欲盡并晉

未敢乃立忌子驕為君當是時晉國政皆決知伯晉哀公不得有所制知伯遂有范中行地最彊

蔡聲侯卒子嗣是為元侯

晉荀瑤襲衛晉三卿宴于藍臺戰國策曰知伯欲伐衛遺衛君野馬四百白璧一羣臣皆賀南文子有憂色曰此小國之禮而大國致之君其圖之衛君以其言告邊境知伯果起兵襲衛至境而反曰衛有賢人先知吾謀也已而又欲襲衛亡其太子使奔衛南文子曰大子顏甚有寵亡必有故使人迎之于境曰車過五乘慎勿納知伯乃止南文子公孫彌牟也　國語曰還自衛三卿宴于藍臺知襄子戲韓康子而侮段規知國聞之諫曰主不備難必至矣曰難將由我我不為難誰敢興之對曰郤氏有車轅之難趙有孟姬之讒欒有叔祁之愬范中行有函冶之難皆主之所知也夏書曰一人三失怨豈在明不見是圖周書曰怨不在大亦不在小君子能勤小物故無大患今主一宴而恥人之君相又

弗備曰不敢興難夫誰不可喜而誰不可懼蝎蛾蠭蠆皆能害人況君相乎弗聽自是五年乃有晉陽之難段規反首難而殺知伯于師

晉河水赤三日秦伯帥師與緜諸戰十有三年晉取秦武城史記秦紀曰晉取武城正義曰武城在華州鄭縣東北齊平公卒子積嗣是為宣公陳成子卒子盤代世家自陳完至成子恒七世大事紀曰成子陳恒也春秋謂之陳史記謂之田益自春秋後遂稱田氏也盤相齊宣公宣公名年表作就匜盤世本作班

履祥按陳故國田齊之封邑陳未滅之前田氏猶稱陳陳既滅之後田氏遂稱田一國不再興其意益削故國之號而圖齊也荀瑤之譏正中其腹心之疾故成子無辭以對而言也

十有四年晉荀瑤大治宮室國語曰知襄子為室美士茁夕焉知伯曰室美矣對

曰美則美矣抑臣亦有懼也知伯曰何懼對曰臣以秉筆事君志有之曰高山峻原不生草木松柏之地其土不肥今土木勝臣懼其不安人也室成三年而知氏亡

晉荀瑶約魏駒韓虎攻趙無恤無恤奔晉陽

經世係此年通鑑曰知伯請地于韓康子康子欲不與段規曰知伯好利而愎不與將伐我不如與之彼狃于得地必請于他人他人不與必嚮之以兵然則我得免于患而待事之變矣康子曰善乃與之知伯悅又求地于魏桓子桓子欲弗與任章問焉桓子曰無故任章曰無故索地諸大夫必懼吾與之地知伯必驕彼驕而輕敵此懼而相親以相親之兵待輕敵之人知氏之命必不長矣不如與之以驕智伯然後可以擇交而圖之柰何獨以吾為智氏質乎桓子曰然亦與之智伯又求蔡皋狼之地于趙襄子襄子弗與智伯怒帥韓魏之甲以攻之襄子將出曰吾何走乎從者曰長子近且城厚完襄子曰民罷力以完之

又斃死以守之其誰與我從者曰邯鄲之倉庫實襄子曰浚民之膏澤以實之又因而殺之其誰與我其晉陽乎先主之所屬也尹鐸之所寬也民必和矣乃走晉陽此下通鑑雜取國語史記戰國策而文不同今一以通鑑文公所節為正

鄭人弒哀公而立聲公之弟丑是為共公

十有五年晉荀瑤及韓魏圍晉陽通鑑曰三家圍而灌之城不浸者三板沈竈產鼃民無叛意

十有六年晉趙無恤約魏駒韓虎攻荀瑤滅之三分其地通鑑曰智伯行水魏桓子御韓康子驂乘智伯曰吾乃今知水可以亡人國也桓子肘康子康子履桓子之跗以汾水可以灌安邑絳水可以灌平陽也絺疵謂智伯曰韓魏必反矣智伯曰子何以知之對曰以人事知之夫從韓魏而攻趙趙亡難必及韓魏矣今約勝趙而三分其地城降有日而二子無喜志有憂色是非反

而何明日智伯以其言告二子二子曰此讒臣欲為趙氏游說使主疑二家而懈於攻趙也不然二家豈不利朝夕分趙氏之田而欲為此危難不可成之事乎二子出絺疵入曰主何以臣之言告二子也智伯曰子何以知之對曰臣見其視臣端而趨疾知臣得其情故也智伯不悛趙襄子使張孟談潛出見二子曰臣聞脣亡則齒寒趙亡則韓魏為之次矣二子乃陰與約為之期日而遣之襄子夜使人殺守隄之吏而決水灌知伯軍智伯軍亂韓魏翼而擊之襄子將卒犯其前大敗其衆遂殺智伯滅其族而分其地唯輔果在殺智伯於鑿臺之上　左氏曰趙襄子惎智伯遂喪之智伯貪而愎故韓魏反而喪之　通鑑曰趙襄子漆智伯之頭以為飲器智伯之臣豫讓欲為之報仇乃詐為刑人挾匕首入襄子宮中塗廁左右欲殺之襄子曰智伯死無後而此人欲為報仇真義士也吾謹避之耳讓又漆身為癩吞炭為啞行乞於市其妻不識也其友識之為之泣曰以子

之才臣事趙孟必得近幸子乃為所欲為顧不易邪何乃自苦如此讓曰委質為臣而求弑之是二心也吾所以為此者將以愧天下後世之為人臣而懷二心者也後又伏于橋下欲殺襄子襄子殺之

履祥按豫子之忠壯矣然猶惜其出燕丹荊軻之計也智伯雖滅亡無後然知開知寬尚據邑未下也以豫子之勇相與殊死豈不足以興復智氏哉而顧死于刺客之靡邪郤子有言死天下之事易成天下之事難既能成之何憚于死乎豫子可謂能死事而已然往古事情又難踰度若開寬二子不能相任不足與有為興時未必有成則反不若今日之死得矣

大事記曰段規謂韓康子曰分地必取成皐康子曰成皐石溜之地也寡人無所用之段規曰臣聞一里之厚而動千里之權者地利也千人之衆而破三軍者不意也君用臣言則韓必取鄭矣康子曰善果取成皐至韓

之取鄭也果從成臯始趙襄子行賞高共為上晉陽之難惟共無功功臣皆怒襄子曰方晉陽急羣臣皆懈唯共不敢失人臣禮是以先之張孟談既固趙宗告襄子曰五霸之所以致天下者主勢能制臣無令臣能制主故貴為列侯者不令在相位自將軍以上不為近大夫今臣之名顯而身尊權重而衆服臣願捐功名去權勢以離衆襄子恨然曰何哉吾聞輔主者名顯功大者身尊任國者權重此先聖之所以集國家安社稷乎子何為然對曰臣觀成事聞往古臣主之權均能美未之有也君若弗圖則臣力不足愴然有決色乃納地釋事而耕于負親之丘大事記雜取史記戰國策外紀今止以大事記為正

齊田盤使其宗人盡為齊都邑大夫與三晉通使晉趙無恤使新稚狗伐狄

大事記曰按國語列子外紀趙襄子使新稚穆子伐狄勝之取左人中人遽人來告襄子方食而有憂色侍者

曰狗之事大矣而主之色不怡何也襄子曰夫江河之大也不過三日飄風暴雨不終朝日中不須臾今趙氏之德行無所積一朝而兩城下亡其及我哉君子曰趙氏其昌乎夫憂者所以為昌也喜者所以為亡也勝非其難者也持之者其難者也唯有道之主為能持勝外紀載于此年今從之國語此事繼簡子之後外紀係此恐非然別無考

十有七年晉知開奔秦大事記曰開晉瑤之族也荀氏自首以來或謂知氏按秦年表晉大夫知開率其邑人來奔

十有八年秦左庶長城南鄭大事記曰史失其名庶長秦官見于左傳魯襄公十一年秦記則庶長弗忌當桓王二十二年則秦有此官久矣秦楚變于夷狄不周禮故官名異于他國

衛悼公卒子弗嗣是為敬公

蔡元侯卒子齊嗣

十有九年燕孝公卒載立是為成公

二十年越盲

姑卒子翁嗣是為朱勾越人迎女於秦

履祥按此越子翁立而婚于秦也

二十有一年晉知寬奔秦大事記曰按秦年表晉大夫知伯寬率其邑人來奔知伯既滅六年而寬始率邑人奔秦或者守別邑而未下若燕將守聊城之類歟

二十有二年楚子滅蔡蔡侯齊出亡史記自蔡仲至侯齊二十四世

二十有四年楚滅杞大事記曰杞東樓公者夏后禹之後周武王克殷封之于杞自東樓公至簡公春凡十九世楚惠王滅之史記曰舜之後周武王封之陳至楚惠王滅之禹之後周武王封之杞楚惠王滅之契之後為殷殷破周封其後于宋齊湣王滅之后稷之後為周秦昭王滅之皐陶之後或封英六楚穆王滅之伯夷之後至周武王復封

于齊曰太公田陳氏滅之伯翳之後至周平王時為秦項羽滅之垂夔龍後不知所封右十人者皆唐虞之際名有功德臣也其五人之後皆至帝王餘乃為顯諸侯古史論曰宋杞皆天子之事守也蓋禮樂車服在焉故孔子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宋雖不足徵然春秋之際晉楚大國有所不知未嘗不問焉如杞遂至于用夷無足言者昔孔子學官名于郯子郯至微矣而其先王之遺文于諸侯為詳孔子之于夏禮蓋猶有考于杞歟而國無君子不能自列悲夫

楚與秦平楚東侵地至于泗史記曰楚滅杞與秦平是時越已滅吳而不能正江淮北楚東侵廣地至泗上

二十有五年秦伐義渠執其君以歸晉韓虎魏駒伐伊洛陰戎滅之外紀曰秦伐義渠虜其君是時韓魏共滅伊洛陰戎其遺脫者皆西走踰汧隴自此

中國無戎寇惟餘義渠一種焉

二十有六年日有食之晝晦星見年表失其月

秦厲共公卒子嗣是為躁公

二十有八年王崩子去疾踐位弟叔弒之少弟嵬弒叔而立史記本紀曰貞定王崩子去疾立是為哀王三月弟叔襲弒去疾而自立是為思王立五月少弟嵬攻弒思王而自立

封弟揭于河南以續周公之職是為河南桓公　大事記曰河南即郟鄏周武王遷九鼎周公營以為都是為王城又遷殷民于洛陽下都是為成周平王東遷定都于王城王子朝之亂其餘黨多在王城敬王畏之徙都成周至是考王以王城故地封其弟桓公焉稽古録謂桓公為東周桓公非也平王東遷之後所謂西周者豐鎬也所謂東周者東都也威烈王之後所謂西周者河南也所謂東周者洛陽也河南桓公之時雖未有東西周之名推

本而言之謂之西周桓公則可矣何以稱河南為西周自洛陽下都而視王城則在西也何以稱洛陽為東周自河南王城視下都則在東也君陳畢公尹殷民蓋在下都之地今書皆謂之東郊則下都在王城之東明矣

秦南鄭反 大事記曰水經漢水東過南鄭縣南鄭道元注者舊傳云南鄭之號始于鄭桓公桓公死于犬戎其民南奔故以南為稱即漢中郡治也按本紀秦惠王始取楚漢中置漢中郡令躁公之時已書南鄭反豈地之往來不常先嘗屬秦歟今屬興元府

辛丑考王元年二年晉哀公卒子柳嗣 是為幽公

四年晉侯反朝于韓趙魏氏晉獨有絳曲沃 史記曰幽公之時晉畏反朝韓趙魏獨有絳曲沃餘皆入三晉

六年秦六月雪日有食之 年表先其月

七年燕成公卒閔公立八年彗星見九年

楚惠卒子中嗣是為簡公衛敬公卒子糾嗣是為昭公衛屬于晉韓趙魏氏世家曰是時三晉強衛如小侯屬之十年楚滅莒大事記曰楚世家簡元年北伐滅莒杜氏釋例曰莒國嬴姓少昊之後也周武王封茲輿期于莒今城陽莒縣是也世本自紀公以下為己姓不知誰賜之姓也十一世茲丕公始見春秋共公以下微弱不復見矣四世楚滅之魯悼公卒子嘉嗣是為元公禮記曰悼公之喪季昭子問于孟敬子曰為君何食敬子曰食粥天下之達禮也吾三臣者之不能居公室也四方莫不聞矣勉而為瘠則吾能毋乃使人疑夫不以情居瘠者乎哉我則食食履祥按鄭氏曰生不能盡忠死不能盡禮孔子曰喪事不敢不勉鄭氏此言譏敬子不能企而及之也敬子其初為人如此曾子所以有遠暴慢鄙倍之戒與

十有一年義渠伐秦侵至渭陽十有二年秦躁公卒弟立是為懷公秦記曰懷公從晉來享國十有三年桃杏冬實十有四年晉侯魯侯會于楚丘十有五年王崩太子午踐位衛公子亹弑其君昭公而自立是為懷公西周公封其少子班于鞏以奉王是為東周大事記曰此東西周分之始也初考王封其弟于河南是為河南桓公桓公卒子威公立威公卒子惠公立河南惠公復自封其少子于鞏以奉王號東周自河南桓公續周公之職而秉政三世益尊所以別封少子使奉王者殆欲獨擅河南之地而不復奉王歟前漢地理志曰鞏東周所居非也東周者指威烈王所居之洛陽也鞏班之采邑也世本曰東周惠公名班居洛陽是班秉政于洛陽而

采邑則在鞏安得遂指鞏為東周乎當是時東西周雖未分治然河南惠公既號奉王者為東周亦必自號為西周矣

履祥按貞定王崩哀王立其弟思王弒哀王而立其弟考王又弒思王而立然而少弟揭在焉使揭而復迹其所為則考王殆未保也于是封之河南是分國以處之也而揭之子孫世執其政後立威烈之初又併封其少子于東以奉王為名于是東西二周分周亦猶三家之分魯矣考王固不得而制之也周室其時地不大于曹滕民不衆于鄣莒而兄弟相弒以奪之又兄弟相分以處之是區區者果何樂乎為君而若此紛紛也其未取滅亡幸哉

丙辰威烈王元年晉趙襄子卒以兄伯魯之孫浣為後

獻子徙治中牟襄子之弟嘉逐浣而自立于代桓子史記曰襄子北有代南并知氏彊于韓魏其後室空同氏生五子襄子為伯魯之不立也不肯立子且必欲傳位與伯魯子代成君成君先死乃取代成君子浣立為太子襄子立三十三年卒浣立是為獻子獻子少即位治中牟呂氏曰汲冢竹書曰齊師伐趙東鄙圍中牟史記正義曰此中牟在河北非鄭之中牟也管子云狄滅邢衛齊築五鹿中牟鄴以衛諸夏按五鹿在魏州元城鄴即相州蕩陽縣西五十八里有牟山蓋中牟邑在此山側也後云衛欲通平邑中牟之道亦在牟山之側也

秦庶長鼂弑其君懷公國人立其孫是為靈公大事記曰庶長鼂與大臣圍懷公懷公自弑懷公太子曰昭子蚤死大臣乃立太子昭子之子是為靈公秦紀作肅靈公云居涇陽

鄭共公卒子已嗣是為幽公

晉韓康子

卒子啟章代武子按左傳杜氏注國語曲沃桓叔生韓萬自萬至康子虎九世魏桓子卒子斯代是為文侯世家畢公高之苗裔孫畢萬事晉獻公賜邑于魏為大夫自萬至桓子駒入卌二年晉趙桓子卒國人殺其子迎浣復位史記曰襄子弟桓子逐獻子自立于代一年卒國人曰桓子立非襄子意乃共弒其子而復迎立獻子三年晉韓啟章伐鄭弒幽公鄭人立其弟駘是為繻公四年秦作上下時大事記曰秦靈公作上下時于吳陽上時祭黃帝下時祭炎帝六年盜弒晉幽公魏斯誅亂者立其子止是為烈公大事記曰幽公淫婦人夜竊出邑中盜弒幽公魏文侯以兵誅晉亂立幽公子止年表書魏誅晉幽公蓋有脫字皇極經世作魏文侯殺晉幽公因年表之誤也外紀

威烈王四年晉幽公夫人秦嬴賊公于高寢

七年晉魏斯城少梁韓啟章都平陽趙浣城泫氏大事記曰按秦本紀靈公六年晉城少梁秦擊之年表靈公七年與魏戰少梁蓋出師在六年而戰在七年也竹書紀年晉列公元年韓武子都平陽趙獻子城泫氏少梁故城在同州韓城縣南二十二里泫氏今澤州高平縣

八年秦人與晉魏氏戰少梁越滅郯大事記曰郯少皞氏之後也嬴姓國在東海郡今海州方春秋時大皞之後猶有任宿須句顓臾四國存而少皞之祀莒郯實司之至于戰國二皞之世獨任僅見于孟子之書而已此臧文仲所以發不祀忽諸之嘆也

甲子九年晉魏氏復城少梁秦城塹河瀕秦初以君主妻河史記索隱曰謂初以此年取他女為君主君主猶公主也妻河謂嫁之河伯故魏俗猶為河伯

取婦蓋其遺風殊異其事故云初大事記曰以君埒妻河用諸河以求福也戎狄之俗也魏文侯使西門豹為鄴令鄴民苦為河伯取婦豹始禁之正與同時魏與秦鄰意者染秦俗與十年晉趙氏城平邑水經注竹書紀年世家在十五年十有一年秦補龐城城籍姑履祥按魏城少梁而秦塹河瀕蓋相備也至是又城籍姑籍姑在同州韓城縣北三十五里而少梁在韓城縣南三十二里蓋對壘也

衛公孫頹弒其君懷公而自立是為慎公頹敬公之孫也秦靈公卒國人廢其子而立其季父簡公大事記曰簡公懷公之子而昭之弟也秦記曰簡公從晉來享國齊田居思伐晉趙氏鄗圍平邑十有二年中

山武公初立 大事記曰按左傳昭公十二年八月晉荀吳假道于鮮虞滅肥是冬晉復伐鮮虞杜預曰鮮虞白狄別種在中山新市縣中山名見于傳蓋始於此及定公四年晉合諸侯于召陵謀為蔡伐楚荀寅曰諸侯方貳中山不服無損于楚而失中山不如辭蔡侯則中山是時勢已漸強能為晉之輕重矣史記趙世家是年書中山武公初立意者其勢益強遂建國備諸侯之制與諸侯抗歟索隱曰中山古鮮虞國姬姓也而徐廣曰中山武公周定王之孫西周桓公之子古史謂周衰已甚安能使子弟據中山乎其說是也或者徐廣徒聞中山姬姓遂傳會其世系歟

十有三年齊田白伐晉毀黃城圍陽狐 黃城在魏州冠氏縣南十里陽狐郭在魏州元城縣東北三十二里

秦與晉戰敗于鄭下 秦敗也

晉河岸崩壅龍門至于底柱 大事記曰春秋後河患見于史傳者

始于此漢待詔賈讓曰隄防之作近起戰國壅防百川各以自利齊與趙魏瀕河齊地卑下作隄去河二十五里河東抵齊隄則西泛趙魏亦為隄去河二十五里雖非其正水尚有所遊盪時至而去則填淤肥美民耕田之或久無害稍築室宅遂成聚落大水時至漂沒則更起隄防以自救稍去其城郭排水澤而居之湛溺自其宜也戰國之時河水潰圮隄岸如今歲所書者蓋亦無幾至于秦漢以後河始為世大患賈讓之論可謂究其本末矣

履祥按河壅龍門之砥柱此西河東圮也其後東河轉而東南則河患始大

十有四年齊田白伐魯莒及安陽 大事記曰世家作伐魯莒及安陵史記正義曰後魏地形志云已氏有安陽城令宋州縣西北四十里安陽故城是

晉魏斯使其子擊

圍繁龐出其民越朱勾卒子翳嗣十有五年齊田白伐魯取一城年表作取都十有六年日有食之王命晉韓啟章趙浣伐齊入長城大事記曰按外紀王命韓趙伐齊入長城是時三晉自通王室亦如列國特來賜命耳後漢志濟北國有長城至東海史記蘇代說燕王曰齊有長城巨防巨防即防門在平陰魯元公卒子顯嗣是為穆公顯世本作衍齊田汾敗晉趙氏于平邑獲其將韓舉取平邑齊田莊子卒子和代是為太公禮記曰陳莊子死赴于魯魯人欲勿哭繆公名縣子而問焉縣子曰古之大夫束修之問不出竟雖欲哭之安得而哭之今之大夫交政于中國雖欲勿哭焉得而弗哭且臣聞之哭有二道有愛而哭之有畏而哭之公曰然然則如之

何而可縣子曰請哭諸異姓之廟于是與哭諸縣氏大事記曰和田太公也史記索隱曰按汲冢紀年田莊子卒明年立悼子悼子卒乃次立和是莊子後有悼子蓋歷年無幾所以世本及史記不得録也

履祥按禮記所載則田莊子之卒當在魯穆公立之後而大事記書在前一年今姑改書于是年而悼子之有無長短又有所不暇考也

十有七年魯侯尊禮孔伋 孟子曰繆公亟見于子思曰古千乘之國以友士何如子思不悅曰古之人有言曰事之云乎豈曰友之云乎又曰繆公之于子思也亟問亟餽鼎肉子思不悅於卒也摽使者出諸大門之外北面稽首再拜而不受曰今而後知君之犬馬畜伋蓋自是臺無餽也

魯侯以公儀休為相泄柳申詳為臣 董仲舒曰公儀子相魯入其家見織

帛怒而出其妻食于舍而茹葵慍而拔其葵曰吾已食祿又奪園夫紅女利乎 孟子曰昔者魯繆公無人乎子思之側則不能以安子思泄柳申詳無人乎繆公之側則不能安其身

秦初令吏帶劍 大事記曰佩玉三代也佩劍秦也秦與三代之分無他觀其所佩而已矣秦記七年又書百姓初帶劍

晉魏斯伐秦築臨晉元里 大事記曰臨晉按前漢地理志故大荔秦滅之更名臣瓚曰舊說秦築高壘以臨晉國故曰臨晉元里失其地皆魏文侯伐秦所取築而守之也秦孝公所謂厲躁簡公出子之不寧三晉攻奪我河西地此類是也史記正義曰臨晉故城在同州馮翊縣西南二里元里故城在同州澄城縣界

晉韓武子卒子虔代 是為景侯 趙獻子卒子籍代 是為烈侯

十有八年晉魏斯擊宋使樂羊伐中山克之使其子擊守

中山　外紀曰魏文侯嘗借道于趙攻中山趙不許趙利曰魏攻中山而不能取則魏罷而趙重魏拔中山必不能越趙而守是用兵者魏而得地者趙也君不如許之彼知君利之必將輟行君不如借之道而示不得已也　大事記曰按史記戰國策韓詩外傳古史樂羊攻中山其子在中山懸之以示羊羊不顧中山烹而為之羹羊啜之盡一盃中山知其忍下之文侯賞其功而疑其心文侯愛少子摯使大子擊守中山趙倉唐傅之居三年往來之使不通倉唐使于文侯以詩諷之文侯乃出少子摯封之中山而復大子擊　通鑑曰文侯伐中山克之以封其子擊他日問于羣臣曰我何如主皆曰仁君任座曰君得中山不以封君之弟而以封君之子何謂仁君文侯怒任座趨出次問翟璜對曰仁君也文侯曰何以知之對曰君仁則臣直嚮者任座之言直是以知之文侯悦使璜召任座而反之親下堂迎之以為上客　大事記曰文侯子武侯之世趙世家書與中山

戰于房子是時蓋已復國其後與諸國並稱王則其勢又强矣意者若鄭莊公克許雖有其地而不絕其祀所以能復興歟索隱之說亦然

履祥按魏之攻中山也趙利已策其不能越趙而守之趙可以得地魏文侯亦豈不能察此故雖利其地以封其子亦必存中山以示趙而固子也此異時中山所以復彊與

秦塹治城重泉 大事記曰洛城失其地重泉屬馮翊括地志云重泉城在同州蒲城縣東南四十五里本紀書于七年今按洛城蓋以上洛為名上雒漆沮也

齊田和伐魯取成 大事記曰淳于髡曰魯穆公之時公儀子為政子柳子思為臣魯之削茲甚質諸孟子皆非是穆公亟見于子思曰古千乘之國以友士子思不悅曰古之人有言曰事之云乎豈曰友之云乎是穆公欲友子思而不可得也況敢臣

之乎以臺無餽之事覯之悅賢不能舉又不能養無惑乎魯之削也穆公雖不能終用子思然尊賢尚德之意當時所罕而公儀之廉儉亦得相小國之道以魯之弱崎嶇于强暴之間竟能與戰國相終始未必非其君相之力也

履祥按魯自三家四分公室而魯君無民久矣孔子相魯亦季氏暫授之政而尋自取之哀公既死于外而悼公之立反卑于三家三十八年而至于元公元公之世齊田正熾魯于是乎失莒失安陽又失都則元公之世削已甚矣穆公立于失都之後二年而失郕則田氏之烈未戢也不知公儀子之為相其時三家之勢何如公儀子諸賢所以取之者何策然自失成之後又十五年而失最而韓又來救則諸賢所以交鄰固國者必有道矣又四年而敗齊于平陸又四年而為齊所破又十年而穆公卒卒之四年而伐齊

入陽闕則魯之勢其相為勝負者未為甚削也然自穆公之立以來凡百六十餘年而始亡則諸賢所與立者亦必有道矣不然則以魯之弱一日不可存況于百六十年乎

秦初租禾（大事記曰秦不用周禮所謂初租禾者變其國之舊制耳其增其損不可知也）晉魏斯伐秦至鄭而還築洛陰合陽（大事記曰鄭蓋長安之鄭乃桓公所始封非新鄭也史記正義曰雒漆沮水也雒陰城在水南郃陽洛水之北括地志云郃陽故城在同州河西縣南三里雒陰在同州西）楚簡卒子當嗣（是為聲）晉韓虔伐鄭取雍丘（史記正義曰雍丘今汴州縣也古杞國）鄭城京（大事記曰備韓也括地志云京縣故城在鄭州滎陽縣東南二十里）十有九年晉魏斯受經于卜子夏友田子方敬段干

木史記年表在此年世家在安王二年通鑑總在二十三年通鑑曰魏文侯以卜子夏田子方為師每過段干木之廬必式四方賢士多歸之子擊出遭田子方于道下車伏謁子方不為禮擊怒謂子方曰富貴者驕人乎貧賤者驕人乎子方曰亦貧賤者驕人耳富貴者安敢驕人國君而驕人則失其國大夫而驕人則失其家失其國家者未聞有以國家待之者也夫士貧賤言不用行不合則納履而去安往而不得貧賤哉擊乃謝之　大事記曰文侯受子夏經藝客段干木過其閭未嘗不軾也史記以田子方為文侯師說苑載翟璜謂子方曰公孫成進子夏而君師之進段干木而君友之進先生而君敬之蓋得其實　呂氏春秋曰魏文侯過段干木之閭而軾之其僕曰君胡為軾曰段干木賢者也未嘗肯以己易寡人也吾安敢不軾段干木光乎德寡人光乎地段干木富乎義寡人富乎財吾安敢驕之乎見君請相之段干木不肯受乃致祿百萬而時往館之

國人皆喜居無幾何秦欲攻魏司馬唐諫曰段干木賢者也而魏禮之天下莫不聞無乃不可加兵乎秦君以為然乃不敢攻

鄭人伐晉韓氏敗韓兵取負黍大事記曰括地志云負黍在洛州陽城西三十七里今屬河南府

齊侯鄭伯會于西城齊宣公鄭繻公

齊田和伐衛取毋丘大事記曰毋音貫即古貫國在曹州濟陰縣南五十六里

晉魏斯以吳起為西河守西門豹為鄴令上地守李悝作盡地力之教及平糴法著法經通鑑曰吳起者衛人仕於魯齊人伐魯魯人欲以為將起取齊女魯人疑之起殺妻以求將大破齊師或譖之曰起始事曾參母死不奔喪曾參絕之又殺妻以求為將起殘忍薄行人也起恐得罪聞魏文侯賢乃往歸之文侯問諸李克克曰起貪而好色然用兵司馬穰苴弗能過也于是

文侯以為將擊秦拔五城起之為將卧不設席行不騎乘親裹贏糧與士卒最下者同衣食分勞苦卒有病疽者起為吮之卒母聞而哭之或問之對曰往年吳公吮其父其父戰不還踵遂死于敵吳公今又吮其子妾不知其死所矣是以哭之　大事記曰吳起事文侯為將拔秦五城乃以為西河守以拒秦李悝為上地守外紀載李悝事于威烈王十四年令并見于此下令曰人有狐疑之訟令射的中者勝不中者負令下而人皆習射及與秦人戰大敗之文侯以鄴為憂任西門豹守鄴而河內稱治按前漢晉志杜佑通典李悝為魏文侯作盡地力之教以為地方百里提封九萬頃除山澤邑居三分去一為田六百萬畮治田勤謹則畮益三斗不勤則損亦如之地方百里之增減輒為粟百八十萬石又曰糴甚貴傷民甚賤傷農民傷則離散農傷則國貧善平糴者必謹觀歲有上中下熟上熟其收自四餘四百石上糴三而舍一中熟自三餘三百石中糴二而舍一下

熟自倍餘百石上則糴一使民適足賈平則止小饑則發小熟之所斂中饑則發中熟之所斂大饑則發大熟之所斂而糶之又撰次諸國法著法經以為政莫急于盜賊故始于盜律盜賊須劾捕故著囚捕二篇具輕狡越城博戲借假不廉淫侈踰制以為雜律一篇終以具律具其加減凡六篇商君受之以相秦具律令之名例律也

二十有一年晉魏斯以魏成為相

通鑑曰文侯謂李克曰先生有言家貧思良妻國亂思良相今所置非成則璜二子何如對曰居視其所親富視其所與達視其所舉窮視其所為貧視其所不取五者足以定之矣文侯曰先生就舍吾之相定矣李克出翟璜曰聞君召先生而卜相果誰為之克曰魏成璜忿然曰西門守吳起臣所進也君內以鄴為憂臣進西門豹君欲伐中山臣進樂羊中山已拔無使守之臣進先生君之子無傅臣進屈侯鮒以耳目之所睹記臣何負于魏成克曰子之言克于君者豈將

此周以求大官哉君問相于克克之對如是所以知君之必相魏成者成食禄千鍾什九在外什一在内是以東得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此三人者君皆師之子所進五人者君皆臣之子惡得與魏成比也璜再拜曰鄙人失對願卒為弟子

齊宣公卒子貸嗣是為康公

齊田會以廩丘叛田氏大事記曰史記世家年表皆書田會以廩丘反會非叛齊也叛田氏也

晉趙籍以公仲連為相史記曰趙烈侯好音謂公仲連曰寡人有愛可以貴之乎連曰富之可貴之則否君曰然鄭歌者槍石二人吾賜之田人萬畝連諾而不與烈侯屢問連乃稱疾不朝番吾君謂連曰君實好善而未知所持公仲亦有進士乎連曰未也曰牛畜荀欣徐越皆可連進之畜侍以仁義烈侯適然明日欣侍以舉賢使能明日越侍以節財儉用察度功德所與無不充君説乃謂連曰歌者之田且止以畜為師欣為中尉越為内史賜

連衣二襲大事記曰舊作相國公仲連相國非當時之官後人追書也年表書此事于威烈王二十四年以番吾君之吉逆數公仲初相之歲當載于此

二十有二年宋昭公卒子購由嗣

是為悼公　大事記曰楚外紀昭公嘗出亡謂其御曰吾被服而立侍御者數十人無不曰吾君麗也吾發言動事朝臣數百人無不曰吾君聖也內外不見吾過失是以亡也乃改操易行二年而美聞于宋宋人迎而復之

戊寅二十有三年九鼎震

履祥按九鼎三代相傳天下之形制圖籍也而震是天下之大異也司馬公通鑑始于是年而不書通鑑以人事為要也左氏終于趙韓魏之亡智伯而通鑑始于魏趙韓之為諸侯又推其始以及于趙韓魏之滅智伯又推其始以及智趙之立後舉數十年之事悉下附于二十三年之內年之不接于春秋者避續

經之嫌也事之接于左氏者叙記事之實也然則呂成公大事記之年何以上接春秋曰通鑑為歷代史法之創始于續經為有嫌大事記用史記年表之名例于春秋為不犯二意固並行而不相悖也

乾隆御覽之寶

資治通鑑前編卷十八